皇清經解

D-12
478
6.1

1078
57

仁
478
57

學海堂　吳惠學士士奇　著

支那所有錢物

載師宅田士田賈田牛田賞田

周之賦祿以田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是以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衆一旅田一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田萬畝畝一鍾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卿之祿也自此以降至皁隸食職其稅一夫田百畝與庶人等爲庶人在官其無田者或有皁隸之既老歸之去國收之及外人之來與官吏承乏無田餘而徒理事者否則皆有田田百畝夫一廛謂之一戶故詩曰三百廛易曰三百戶一畛十夫楚葉公子高有存國之功食田六百

畛功崇者祿加豐也荀子曰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楚莊王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尊祿有功者受田宅二者女無一焉宅在邑故田宅謂之田邑周之衰也大夫刺幽王曰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豈非小人在位有宅有田歟祿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田魏公叔痤爲將與韓趙戰而勝禽龐涓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然則賞田亦謂之祿也公叔痤讓功于吳起巴寧饕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寧襄各十萬王曰公叔長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此司勳所謂加田康成云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一說加田宮宰之田也晉語官宰食加若齊鮑國爲魯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故國征不及焉晉惠公賞以說衆作轅田轅爰通秦孝公用商君亦制轅田皆賞田也管子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然則轅田之法以上田賞戰士而中下授民秦晉之良田盡歸戰士矣賈田者官賈之田官田者官工之田晉語工商食官管子云賈知貴賤不爲官賈工治功能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然則工商不在官者不與分田周書云縣鄙商旅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言能招來外商三人則與之一夫之田也白虎通云一夫一婦成一室漢田令商者不農康成謂賈田在市賈人家所受田蓋在官之賈歟牛田牧田皆芻牧之地若青之萊夷秦之胡苑魯牧在野周牧在郊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薦草多衍六畜易蕃之地也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近宮耕者近門工賈近市齊使弗鄭爲宅掌宅之官也是爲國宅宅必有田故曰宅田武王

伐紂表商容釋箕子使各處其宅田其田漢高祖詔曰有功勞行田宅孝昭賜蘇武田二頃宅一區孝宣時胡組郭徵卿子孫皆以舊恩賜田宅漢猶如是則周可知矣田有稅宅無征而漆林猶加重者何也舜爲食器而漆墨之諸侯以爲侈漢有工官主作漆器南陽樊氏以富聞欲作器物先種梓漆蓋其利厚民私之故曰民多私利者其國貧且木不可獨伐不可獨舉不可獨運必資民力用妨農事是以倍其征非私漆林惡廢民於生穀也古者計畝以鍾故魏季成子食采千鍾曾子始仕三釜後仕三千鍾秦漢易鍾以石而祿漸薄六朝有職分田一品五頃又有公廨田以供公用至唐內官賦以石外官賦以田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五代廢之至宋而復大藩長史二十頃及縣尉不滿五千戶者令四頃尉二頃稍優於唐其田每月不及十貫者支茶湯錢以足之所以厚其養廉之意雖不逮於古然所以示優厚厲清操猶得周家忠厚之遺焉晉有菱田田驕後魏有公田戰國策子之相燕貴重主斷燕王噲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亦見韓非子說者謂以石計祿始於此不知以石計祿本起於田李悝盡地力晦收一石半下孰倍中孰三上孰四蓋以石計田以田賦祿王登爲中牟令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衛嗣君欲以薄疑爲上卿進田萬頃吳起攻亭下令曰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攻亭一朝而拔之此戰國之賦祿皆以田也吳起相楚悼王以爲封君太衆貧國弱兵之道於是封君之祿二世而收則采地之廢肪於此乎文公欲弛孟

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寬景公欲更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圃則國宅不皆官署宅田不盡民居也商君之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則以石計祿始於秦然韓非子以爲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則當時賦祿及賞仍以田明矣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統古者於爵賜爵服於嘗出田邑田邑者則宅也康成以爲國地其不然乎左傳衛公孫兦餘曰唯卿備百邑下大夫備十邑有上祿亂也邑謂十室之邑百邑則田一成卿之祿也趙武以絳老爲絳縣師與之山使爲君復陶案縣師上士非所謂士食田者歟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者千夫之田桓子上卿千室猶百邑也古者非有定邑無常易曰改邑不改井康成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孔疏謂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通率其地不易再易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故定稅三百家然春秋大國之卿其田不過一旅一旅之田不過一成如其說一家受二夫之地當定稅四百五十家言一旅者舉成數也三百戶不滿一成以田賦祿而予之以不食之地其說妄矣　古之人臣苟非有功不得食邑載師所謂宅田賞田是也若夫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皆非采地亦非祿田所謂王命尸臣官此栁邑栁故幽國提封萬井兵車百乘天子使之治其賦而主其民又賜之鸞旂黼黻琱戈而宗人掌其禁令仍督其違失者其地則載師任之不得專焉及周之衰遂爲已邑溫子卽狄焚皮叛王君子惡之公邑之利都家之主地不成國民不稱君而內有六鄉外有六遂甸稍縣畺大牙相錯雖有不臣之心其力亦不能爲亂所謂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巧言之卒章得其情矣呂氏春秋晉文公令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

卿田百萬淮南道應訓宣王封子發執圭列田百頃左傳莊十九年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田猶秩也秩亦田也奪田收秩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宣十四年衛孔達縊而死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室謂宅田祿也周書所謂一室之祿蓋祿其子襲父位杜預謂室者以女妻之鑿矣自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是時趙朔已死朔子武尚幼以其田與祁奚晉景公從韓厥之言哀盾忠勳不可無後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然則復室其子者反其田也古者天子畿內不以封秦仲爲西垂大夫隴西有秦亭秦谷而非子居犬邱周之犬邱漢之槐里懿王都之本非國也及平王東遷秦仲之孫襄公於是始國而詩有秦風則車鄰騵鐵皆襄公時作而序謂車鄰美秦仲失之天子守邑之大夫安得有內小臣傳令乎世本云鄭桓公居棫林徙拾紀年謂始居洛後居鄭父之邱是爲鄭桓公則是西周畿內亦未聞有鄭國也及桓公之子武公與晉文侯夾輔平王始滅虢會而

鄶於溱洧焉後世遂有新鄭之目而指漢之京兆鄭縣爲舊都豈非附會者爲之歟說文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說本周書而王制則云天子縣內有九十三國其說多依孟子然皆不合周官漢書辭贊注言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虢會又滅遷居其地國於鄭父之邱是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其說本穆天子傳及竹書而謂桓公未聞封於京兆其識卓矣漢中南鄭猶京兆西鄭也者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爲號其不然乎有西鄭故加南又何以與於鄭桓公也

夫家之征

凡民有夫則有家有家則有里夫出口泉故口以夫名家給繇役故役以家名里樹桑麻故樹以里名夫布者一口之夫家征者一夫之家里布者一家之里也征有弛舍惟賢能老疾貴者

服公事者而閒民不與焉故使之出三日二日一日之力征而田與追胥轉移執事亦在竭作之列所謂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是也後鄭謂家征者出士徒車輦失之又謂里布二十五家之布罰一家而使出二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且不毛與不耕孰重宅不毛者罰布一里田不耕者罰粟三夫趙商嘗疑而問焉康成亦不能言其故矣宅之所處爲里里者居也夏官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屋在田故田不耕者出三夫之屋粟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布也夫征卽夫布說見前案漢律民不繇貲錢二十二謂民出貲錢以給繇役每家二十二錢蓋漢之家征如此則閒民反重其征必不然矣漢律見說文解字且民之無事者爲閒民公族之無事者爲遊倖等閒也而貴賤分故公族之無事者諸子掌之國征弗及而民之無事者入衞於宮則宮伯有徒役之事出耕於野則載師有夫家之征夫家猶徒役也國家旣養而長之又重征以困之有是理乎豪人職外內朝有冗食卽宮中之人民而謂之冗食者許氏說文云人在屋下無田事然則冗食卽閒民也康成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則凡外內朝之散吏趣走給召呼之屬亦皆閒民爲之矣此民無家事而服公事者鄉大夫舍而弗征則載師亦不得而征之也春秋魯作三軍各征其軍注謂征其軍之家屬孔疏云丁壯從軍者官無稅其家屬不入軍者稅之閒民出夫家之征蓋以此

縣師馬牛車輦旗鼓兵器

周書西土方千里分爲百縣左傳九縣長轂九百四十縣遺守四千則每縣百乘百縣萬乘此國畿千里出車之大數也地官有縣師秋官有縣士凡縣之衆庶縣士聚之縣師作之若將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縣師受灋於司馬甸稍都鄙受灋於縣師是爲縣師之灋名曰縣法而縣士則各掌其縣之禁令焉風俗通曰百里爲同總名曰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言當玄靜徭役也然則縣法者徭役之法歟鄭司農以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康成則分爲五等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司馬法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餘同）不知甸地稍地畺地皆縣地也稍人掌邱乘方士掌都家所掌者卽甸地稍地畺地而稍人則以縣師之法爲邱乘之政令方士亦以時修其縣法而爲都家之治其都邑則又縣師造之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故曰縣弦也縣聲近弦施繩則法不曲如弦也縣師掌邦田作衆庶造都邑故以取名周曰師楚曰尹漢曰令其職兼文武并掌兵器春秋周禮未改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衞懿公將戰而國人受甲古者兵器藏於國有事而後授兵旣事復還兵所謂良兵藏於玉府及內府者必非民間所造造之者繕人橐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晉作州兵使州作兵魯作邱甲使邱作甲非古也西京精兵聚於雒陽武庫故漢之武庫令猶周之司兵哀帝建平中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未聞取之於百姓說者謂周官兵器出於鄉遂之民誤矣小司徒及鄉

師頒六鄉之比法車輦登其數馬牛辨其物簡閱之而已非籍而賦之且古有命民小司徒辨貴賤所謂民之貴者亦得乘飾車駢馬焉而遂人鄭長簡兵器以備追胥非以供軍旅會同之用也司馬法邱出牛三頭馬一匹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卽春秋所謂田賦歟古者馬牛車輦皆謂之賦魯使邱甸出之重傷民力故春秋書之曰用田賦校之初稅畝而尤甚矣何以知之以末用田賦之時知之三軍作而三子各毀其乘如依司馬法則乘者甸之出也奚爲毀之且甸出車一乘故甸讀爲隊其訓爲乘則是毀其乘者毀其甸也毀其乘則可毀其甸則不可毀其甸是壞井田之法先商鞅而決裂阡陌也以是知甸出車一乘之說非也自魯用田賦始也自魯用田賦列國皆然名爲乘馬邱牛其實賦車籍馬與秦之頭會箕斂何以異焉周公牛人有公牛而牽傍同輓校人有王馬而毛物異頒旗有司常以待國事鼓有鼓人以和軍旅車有巾車而其用無常又安用乘馬邱牛重傷民力哉然則馬牛車輦旗鼓兵器皆非民間之物縣師使其有司備之各帥其民而至及其會車人之卒伍則五人爲伍百人爲卒而一乘七十五人之說亦無所用之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所謂車人之卒伍也楚攻魏張儀請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而以卒萬人車百乘與魏是古者車一乘卒百人武王伐殷革車三百乘法當用卒三萬人故田單曰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說者謂周官無偏則不然古者士有卒伍車有偏列司徒主卒司

卒主車冬官亡則偏法亦亡廣車之萃分爲左右每廣一卒謂之正法偏者廣之偏左廣爲右偏偏之兩者合則四兩以翼廣分則五伍以承偏謂之偏法亦曰偏駕則知車人之卒伍未嘗無偏君行師從故親禮有偏駕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故偏駕不入王門康成謂偏駕者金象木革四輅其不然乎魚麗之陳先偏魏舒毀車爲卒亦偏爲前拒蓋無定數因事制宜者歟鄭志趙商問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一乘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入於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而校人職家四閑何也答曰四閑八百六十四匹此乃國馬不出於民司馬法民出軍賦無與於國所謂民出軍賦者卽春秋之田賦也古文田陳同音故齊陳轉爲齊田甸粟亦同音故邱甸通爲邱乘說者以爲甸出車一乘故甸改爲乘失之司馬穰苴兵法因號司馬法案戰國策齊閔王時司馬穰苴爲政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穰苴乃閔王之將以故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燕趙之衆猶齟齬者蓋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閔王亡矣晏子春秋以爲齊景公史遷因之如其然左傳曷爲不載乎韓非子曰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紲又曰民產絕則畜生少畜生少則戎馬乏戎馬乏則將馬出是將馬者國馬謂之馬府戎馬者民間之馬所謂民出軍賦者也民馬乏故以國馬給軍則其法非始於春秋行於戰國歟何休曰用田賦者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禮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愚謂以田爲率乃稅畝非田賦也魯語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而已以上十井爲乘則包咸之

說見論語注吾未之前聞秦穆公送公子重耳入晉革車五百乘步卒五萬疇騶二千此一乘百人之法而兼有騎則騎起於春秋非始於戰國也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學習騎射故曰疇騶見韓非子　春秋隱四年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昭六年傳大夫有賦於軍故魯之御叔大夫也而敝使人令倍其賦謂軍賦也漢孝惠之初令吏六百石以上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及二千石官印者家難給軍賦他無所與則大夫有賦於軍至漢猶然矣哀七年傳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故兵車曰賦與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軍論語治賦孔安國亦謂之兵賦然則用田賦者以田賦出兵司馬法本諸此服虔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二十五乘爲偏杜預引司馬法車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則偏無定數伍兩亦然倍伍爲什倍兩爲五十倍卒爲二百齊語五十人爲小戎二百人爲卒倍法也坊記孔疏云據司馬法之文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繩遂之衆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市車職毀折入齎於職幣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司兵云授兵從司馬之法頒之受兵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愚謂司馬法出於田賦始自春秋之末行於戰國之時

魯用田賦猶鄭作邱賦服虔曰作邱甲者一邱之田出一馬三牛其說是也然以爲古法則非子產愛民而行病民之政學者不能無疑焉大宰有匿秣之式大府以四郊之賦待之則牛馬不出於邱明矣秦孝公十二年爲田開阡陌十四年初爲賦賦者軍賦也軍賦始於春秋至是開阡陌而更定其法也

〈師氏〉敏德

師氏三德二曰敏德敏者何也克爲敏德以已承之孔子曰克已曾子曰已任一也說文克之象肩也其義任也詩云佛時仔肩毛傳曰克鄭箋曰任釋詁曰勝蓋能勝其任謂之克然則苟

非已焉能克苟非克焉得敏是故堯舜恭已禹稷由已成湯惟已伊尹若已皆敏德也於文以已承之曰晉晉者謹慎之辭詩云赤舄已已見說文蓋言謹也周公之敏也若無已則敬失其基禮失其幹愼失其藉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變爲槁木死灰亦終入於昏昏墨墨而已矣學問求諸已廉恥行諸已忠恕推諸已立達取諸已安人安百姓修諸已孔子無我非無已也楊子爲我非爲已也已之欲非已猶身之垢非身爲仁由已是謂當仁仁以成已惟敏乃成訓已爲私濫於王肅浸於劉炫異乎吾所聞一日至德至者何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惟有敏德者能之敏德所以爲仁而孝德者爲仁之本也春秋昭十二年左傳云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則古有是言而孔子引之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此發明克已之義也而復禮之目未詳故顏子請問　克爲敏德其詳可得聞乎不能謂之賊不足謂之畫浮沉謂之溺游移謂之惑中廢謂之弱後退謂之却皆不能自克者敏之蠹也惟克乃敏詩曰農夫克敏克已亦如之詩曰畏士踧踧言動而敏之至農夫之敏也君子克已於事也此敏德所以爲行本蹙子曰一日克已復禮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用力者已也能用力非克已乎而皆曰一日者言由已不由人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不識已焉識仁反之已故曰修已以敬以安百姓堯舜猶病　五行已屬申宮土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未有不愛已而能愛人者也求仁者於已取之可矣史遷紀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非吾儒之學也吾儒學在已利物本諸身莊子曰至人無已無已是無仁也故莊子不知仁莊子謂枝於仁者擢德塞性鑿竅爲仁天下始疑而其論仁也則云忘心物愷兼愛無私以墨子之學爲孔子之語其謬已甚皆自至人

無已之
一言始

虎門

路寢制如明堂面有四門虎門者路寢之西門也西爲成熟之方學貴成熟故小學在西亦名西學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大學在成均則西學在虎門之左明矣古者學在門繆公學著人齊風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著人者楚語所謂位宁有官師之典著與宁通蓋師氏保氏也師氏保氏同居門左各司王朝保氏不言者省文可知或云南稱門北稱闈此臆說也蕭子良云蕭何以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不知據何書後漢德陽殿東門雲龍西門神虎虎金獸也故在西則虎門爲

路寢西門又何疑乎家之學在門側之堂故周之學在虎門之左北蔡邕所謂周官有門闈之學也文耀鉤云西宮白虎其精白虎左傳昭十年欒高與陳鮑相攻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蓋以虎門師保所居講學視朝之地故朝服立于其外歟東漢有白虎觀蕭宗詔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此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蓋取地官師氏虎門之義也一說虎門宮之外門失之矣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闈尒疋宮中之門謂之闈康成謂巷門相通者雜記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然則闈門乃旁側之門也路門外之應門爲正門而虎門在西師氏居其左闈門又在內似皆旁側之門畫虎象秋嚴漢制則然矣康成以路門當之豈其然乎廣韻引周禮云公卿之子入王端之左教

以六藝謂之門子其後氏焉馬氏焉者以門爲姓若吳有胥門巢晉有下門聰也以虎門爲端門國子爲門子則似干寶註而目爲周禮誤矣

師氏以嬴詔王保氏諫王惡

師氏詔王嬴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諫王惡而教國子以六藝六儀國子者公卿大夫之子而王之世子亦齒焉古者師保之官掌國中失之事中者爲嬴王有嬴則道之使成失者爲惡王有惡則閉之使止因以教王及王世子而國之貴遊子弟皆從王世子而學焉者也降及春秋其道息矣然其風猶存秦穆公益國十二而學於著人荆文王兼國三十而學於保申秦至穆而霸楚至文而昌二君能光大先世之業以成其嬴者師保之力也楚大子商臣之惡其師潘崇實倡之猶陳公子佗之惡本於其傅之不良蓋二人之性未必惡師傅惡故二人從之而惡說者謂商臣蠭目豺聲形惡也豈其性惡乎詩有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故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言斧能析薪猶師能止惡也秦不法古律令爲師胡亥學書趙高教之夫也不良此之謂矣夫之言傅也謂師傅也師傅不良故陳佗惡加萬民胡亥毒痛四海太元曰黃兒中蕃君子洗愍言有老臣以爲師保則君子庶幾免於惡焉爾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嬴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彊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此保氏師氏之職歟漢成中主委任外親帝師張禹國之佞臣黨於王氏變漢爲新師保之官安可非其人也

易兌講習臨教思二陽咸臨師保之象初以志行正爲貞二以不順從爲利言詔媺諫惡逆之吉順之凶潘崇之於商臣趙高之於胡亥張禹之於漢成皆不正而順從何利之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君命逆而臣順之者一言可以喪邦臨九二爻辭曰咸臨吉无不利夫子恐人以順爲利也故特明其義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未之言非古語也言非以順命爲利也爲人臣者不明乎此義則不免爲宋之三旨相公而已三旨者一曰取聖旨二曰領聖旨三曰已得聖旨也此之謂順命即六三之甘臨故甘臨曰无攸利咸臨曰无不利兌象朋友臨象師保易曰无有師保如臨爻毋書曰放黜師保則師保非三公也三公官不必備師保必備其官易初元士二大夫師氏保氏正當元士大夫之位故臨二陽象之而公師保萬民則三公亦得兼焉荀子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詔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然則咸臨之无不利甘臨之無攸利其義曉然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晏子曰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君失其道臣失其守逆政行而有司不敢爭覆社稷危宗廟是故上有行中之君下有順命之臣君不行中故臣未順命知臨之宜咸臨之吉歟

荆

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有中謝者爲昭釐謂王曰國人皆以王爲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甚哉人之好爲師而恥爲弟子也故細人一言而威王不說則師保廢於戰國矣商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故荆與於文衰於威一傳而懷王遂亡其國客死於秦

〔保氏〕五射

保氏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案廣韻白矢作白勻襄尺作讓尺參連作參遠賈疏云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則襄讀爲讓古今文也新序云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連誤爲遠失其義矣莊子鏑矢復沓注云矢去復往沓然則復沓猶參連也列

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絶落後矢之栝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爲參連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差以米則不發然則參連努射尤精矣詩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莊子所謂復沓也

司諫糾萬民之德司救禁萬民之衰

司諫糾萬民之德而觀察其德行道藝辨之以能司救禁萬民之衰而誅讓其衰惡過失防之以禮乃其職不列於六鄉六遂之中而隸於師氏保氏之下何哉蓋必先師氏詔王嬖而後司諫糾民德民之德本於王之嬖也必先保氏諫王惡而後司救禁民衰民之衰本於王之惡也糾民德者鄉三物禁民衰者鄉八刑師氏之詔詔以此一人無德以道民德不令而行保氏之諫諫以此一人無衰以閑民衰不禁而止本諸身徵諸民德道禮齊風俗成焉比長奇衰閭胥觵撻族師刑罰皆所以禁民衰民有過惡州長歲糾黨正月戒司救復三讓三罰之以故民無隱慝比長教和親閭胥聚衆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屬民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是爲德行道藝黨正歲屬民而書之州長正月屬民而攷之然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則復加攷而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

內史貳之則所以糾民德者較之禁民衰而尤詳焉以故民無遺善司諫復以之攷鄉里之治而詔廢置蓋比閭族黨州鄉或有書之未備攷之未精舉之未當者司諫巡問而觀察之以進退其鄉之吏由是窮居側陋之士無不上聞言行必達皆登於書謂之史傳至秦曠絕其道廢壞漢武始舉賢良方正天子計書先上太史嫩惡之事靡不畢集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此而作其後遂有三輔決錄汝南月旦之評說者以為處士橫議然猶有古糾德禁衰之遺意而朝廷無詔嫩諫惡之官則是不正其本而齊其末也故東漢風俗雖有氣節之名而德行道藝不及三代之純者以此魏置州郡中正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定為九品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此古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之職也雖風教頹失而無與刑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郤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雖古之巡問觀察誅讓防禁何以加焉後魏太和以前精選德高一鄉者為中正當時頗得其人及宣武孝明之世寖以頹紊而冀州大中正排抑武夫不入清品武夫怨怒遂聚火焚其第殺其人天下冤痛乃詔斬其尤惡者餘大赦以安之而魏亦亡矣中正置於延康廢於開皇立法未嘗不善久而弊滋榮辱在手高下任意此非出於法之不善實由於本之未端端本之道先正朝廷則化起於身教成於國地官糾德禁衰既有比閭族黨以分其職

又有司諫司救以董其成而爲師氏保氏之屬旨哉旨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之謂也

〔調人〕和難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典瑞穀圭以和難康成謂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鄫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愚案僖公二十一年楚執宋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謂執未有言釋之者以公與議而釋之何休謂善僖公能免宋公之厄穀梁謂外釋不志以公與之盟而目之康成謂公有功焉此典瑞所謂和難也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羊謂此楚子而貶稱人以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何休謂古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舉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犯圍宋故貶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即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舉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者之誅乎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三十年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尒正玉十謂之區注云五穀爲區然則雙玉曰珏半珏曰隻十隻曰區倍之爲十穀和難之穀圭也穀之言穀十數之成和難者成之故用成數僖公行禮故記者善而志之大戴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曲禮亦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諸儒異說莫能相一學者惑焉愚謂不與同

生者孝子之心令勿相讎者國家之法如其法則孝子之心傷如其心則國家之法壞欲兩全則兩窮于是使不共戴天之讎避諸海外既不壞國家之法亦不傷孝子之心此調人之所以爲調也千里之外遠於同國而鄉近於鄉鄰近於鄉族人則疎於從父昆弟矣亦可補調人之闕焉或曰父之讎辟諸海外是共戴天也可乎曰調人之和難頻封人之錫類也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四海之外別有一天其誰曰不然若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乃秋官之所弊而謀非調人之所和　釋漢律衷刺刃者必誅以其雖未殺傷人而有殺傷之心也　人職所謂過而殺傷人者吉人良士本無殺傷之心時有過律過失殺人不坐死　過失若舉刃欲斫調伐而軼中人者　不幸陷離者耳漢乃教民之官故以其民共聽而成之東漢之季洛陽有主諧合　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遂假託調人之法因而爲奸利受人十萬謝客數千由是法禁益弛京師刼質白晝羣行而漢亡矣

媒氏中春合男女　卯卯亦酉之辨

管子春三卯　俗作卯　十二始卯十二中卯十二小卯而始卯合男女秋三卯　今文酉古文卯俗誤爲卯　十二始卯十二中卯十二小卯而始卯合男女冬夏兩至後九十二日謂之春秋兩至春至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蓋始卯合男女者白露下收聚之初始卯之辰荀子所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是也始卯合男女者清明後出耕之日始卯之辰媒氏職所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春至卽春分十日之內三卯之中中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于是時

也奔者不禁故曰室無處女謂女盡行詩摽有梅毛傳所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備禮而行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過此則非昏姻之時不用令者罰之荀卿子所謂冰泮殺止殺止一作殺女家語所謂冰泮而農事起昏禮殺于此衆說皆同康成獨異而管子尤合周官故愚引以爲證焉卯象開門卯象閉門晉束晳以爲四時皆可昏姻引春秋爲證然民間嫁娶吾聞之詩禮未聞之春秋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太元內婦始秋分陰外陽內萬物之既自秋至春辛壬癸甲皆嫁娶之時矣張融曰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此管子春三卯合男女之義也參同契

謂二月榆落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據卯昔麥生而嫁娶行榆落而昏禮殺合於天時者數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媒氏會男女卽管子掌媒掌媒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心星爲二月之合宿故三卯爲合獨之時墨子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聖王之法也然則男三十女二十而無夫家皆過時不嫁娶者媒氏會而合之非合獨而何卯從日爲晶卯從日爲晶白虎宿星當從卯說文誤作晶徐鉉音莫飽切詩云維參與晶毛傳云晶留也元命苞云晶六星晶之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愚謂晶西方之宿一名旄頭晶

與旄若猶與搖康成曰秦人猶搖聲相近則鼛旄亦聲相近也
丣象閉門鼛爲白虎不當從丣說文非許氏之舊矣俗本流傳
莫能正也丣從田爲畱采地之名因以爲氏漢人改畱爲劉而
有丣金刀之說則丣丣之相亂也久矣虞翻云古柳丣字同王
柳故宅西日柳谷是日夕爲丣充曰日出扶桑入細
箋引之作柳舒是古畱柳亦通爲丣也左傳陳成子救鄭及畱舒鄭
畱者言陽氣之稽畱也故曰畱八月也則直讀鼛爲畱也

禁遷葬嫁殤

媒氏禁遷葬遷葬者改葬非禮也故禁之改葬非禮則
冢人墓大夫之事也曷爲媒氏禁之媒氏聽陰訟幽宅屬陰且
媒氏地官也故爲之禁然則冢人墓大夫曷爲弗禁也冢人因
有墓禁矣墓大夫之禁令改葬在其中焉何以知之以族葬知
之大司徒族墳墓以安民圖其兆正其位巡其厲守之百年遷
之一旦豈安民之意哉冢人墓大夫又安得漠然坐視而弗禁
乎然而古之改葬者多矣何以知其非禮而禁之春秋桓公十
五年天王崩桓王也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自崩至葬距七年
左氏以爲緩穀梁子疑之因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非人情
公羊子以爲改葬蓋得其實改葬不書改而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內亦無改葬之文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故禁之也左傳隱
公元年改葬惠公左氏謂公弗臨故不書子葬父何故弗臨如
日隱爲桓攝攝主不臨喪是何禮也蓋改葬非禮故不書然則
喪服君爲而有改葬緦改葬緦者康成謂墳墓崩壞將亡失尸
柩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變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於

是出而爲之更葬雖其說近誕然仁人孝子或不幸而遭之此禮之變也非是而改葬者則春秋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君弒賊不討葬不以禮及鄭人斲子家之棺齊人尸崔杼於市賊既討而改葬其君此皆得禮之變者然非禮之正故不書於經則改葬非禮益明矣古之葬也筮宅其辭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是葬爲死者非爲生者後世有圖墓之術以冢中枯骨求子孫富貴於是遷者益多則尤惑之甚者也不可以不禁

媒氏遷葬與嫁殤本兩事康成一之謂生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如成人耶則我未之前聞如未成人耶則曹孟德愛子冲死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是合葬非遷葬也康成失之周曰嫁殤漢曰娶會唐曰冥婚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言既棺不可復開也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言既棺不可復改也既葬而復改猶既棺而復開仁人孝子所不忍見不忍言者也後世無故而行之遂成風俗亦何異於狐埋之而狐搰之者哉壽張侯樊宏遺勑薄葬又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而從之合于古矣

司市曰厠而市

祝融作市其象爲離離明爲日日有三時三時者朝時厠時夕時不曰中而曰厠者皇侃以爲日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是中前爲厠也賈公彥引書曰中厠不遑暇食是中後爲厠也家語曰出聽政至於中厠王肅云中日中厠昳中說文以日西爲厠失之矣日東爲朝日西爲夕日厠爲中春秋肆大省公羊曰肆者何跌也何休曰跌過度昳之言跌也過猶不及故中前中後皆曰昳中日至衡陽是爲隅中至昆吾是爲正中皆曰厠時也

朏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日中盛明當王之位故曰大市而主萬民百族平旦食時爲公爲卿故曰朝市而主四方商賈日昳晡時爲臺爲僕故曰夕市而主販夫販婦莊子曰日方中方睨側視爲睨睨猶朏也方睨而中方中而睨其時有幾日中不須臾故易曰日朏之離何可久也說者謂日朏明將盡豈其然日中爲市取諸噬嗑上明下動日朏之大市也行人之儀不朝不夕晏子云室夕管子云立朝夕古語皆以朝夕爲東西矣月食必在望月望爲盈日朏必在中日中爲朏故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何休注公羊亦云朏日西是皆以朏爲夕也可乎朏有中有下皆非日夕時古者皇人之喪以昏殣故葬以朝不以夕謂其近於昏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

朏（穀梁作稷）乃克葬何休云下朏葬而書朏且晡時而葬是以皇人葬其君也必不然矣書傳注云平旦至食時爲朝隅中至日昳爲中晡時至黃昏爲夕日出而葬日中而虞禮也魯葬定公以下朏葬小君頃熊（一作敬贏）以日中下朏去日中不遠兩書以譏焉朝市於西方反天道也故君子非之漢宮闕疏曰六市其三在東在東西而無中非古也洛陽三市取則周官金市西一（名商觀）南市中馬市東古者爲市一日三合而河西姑臧市日四合扶風美陽俗以夜市則司市之法不行於天下矣

質人賣債之質劑

質人掌賣債之質劑大市以質若牛馬人民小市以劑若兵車

用器及四時食物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古之質劑後世之文券也東晉及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爲散估說者謂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雖以此爲辭實利在侵削猶漢笮緡錢而已質人所罰謂之罰布犯禁者罰之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則淳制不壹度量不同故舉其貨而罰之所以同度量而壹淳制也古者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安得有稅乎司市所征謂之廛市一名征廛廛人斂之入於泉府亦曰征布蓋征其廛不征其貨故孟子曰廛而不征後漢第五倫以京兆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此古質人之職也度量

爲斗斛淳制爲銓衡孟子謂之法故曰法而不廛謂廛人不征貨質人不征廛荀子謂之室律治市者平之室律者質律也質人之律漢曰月平所以平市價（室質音相近楊注誤）

買賣人民（越逐逋逃）

儥人民者掌之質人獲人民者告之朝士古無奴婢謂之臣妾亦曰人民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在國則復於朝故曰委於朝告於士朝者斷獄弊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度其所獲而畀之是爲商賚牛馬貨賄皆然故曰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謂三分其所獲二入公而私其一也越逐者在國越鄉在軍越伍軍有常刑國繫圜土易曰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言勿逐故悔亡逐則

有悔矣詩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謂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者不加刑也質人賣債人民用長券謂之質王褒僮約石崇奴券古之質劂質許贖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而逋逃之臣妾皆得歸其主焉有主來識認驗其質而歸之仍商度而資告者凡失物在市三日在朝旬而無主識認乃沒入官故易有億喪貝躋于九陵之象勿逐七日得之占九陵象朝之閭閻九重言七日則旬之內也震長陽其數七勿逐與喪馬同占而不言悔者陽動而陰靜也喪馬喫初九喪貝震六二億發聲古以貝爲貨古者路遺不拾人亡不追非誘非竊旬內自歸太卜官有卜賣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不得首仰足脥音琴謂兆足斂然則易之繇書之誓周官之文參相合也鄉有比閭族黨州遂有鄰里酇鄙縣軍有伍兩卒旅師皆不得相踰越修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司蹕掌市市不屬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司險守五溝五涂而呵止行者掌固復晝三巡夜三鼜以號戒之先王寄軍政於鄉遂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竊盜者無所容苟非遷徙雖有逋逃莫敢越逐不獨軍中爲然矣董逋逃晉法也楚作僕區乃隱匿逃臣之法說文匚藏也品衆也品在匚中謂區藏匿也僕臣僕也僕區者藏匿逃臣竽尹無宇之闇逃入王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及謁諸王卒取以歸歸之禮也執之非禮也當復而朝康成曰復之朝而有司弗與則失在有司也朝有復者宰夫掌諸臣之復御僕掌庶民之復晏子春秋所謂齊有北國騷造於君庭而求復者以此

廛人掌斂布

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以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凡六府當之而又以職內職金職幣三官充其數焉非也尒疋以八方之八材中原之五穀魚鹽爲九府王應麟引之以當九府圜法失之遠矣所謂圜法者重不廢輕小不妨大子母相權而有九品故曰九府圜法其名見周官者夫布里布辟布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儥布是爲布貨九品其九品在國曰邦布外府掌之在布曰征布泉府掌之載師有里布閭師有夫布皆邦布也出諸民入諸民故曰邦布百畝爲夫五鄰爲里民閒之布以夫里得名說者以爲罰布誤矣司市有辟布廛人有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肆長有儥布皆征布也斂諸市入諸官

故曰征布辟布一名辟布辟之言貿也猶漢之貿錢或曰辟法也辟布猶法錢市中作布皆取法焉故曰辟布者于其地之斂猶監也作布之斂蓋鑄錢之監歟王莽布貨十品一曰大布次曰次布蓋法周官之欵布乃市中思次介次之布也總布未詳質布者質劑賣債之布罰布者質人所罰犯禁者之布廛布者門關征廛之布儥布者無肆立持之布集韻云儥壟也音才篤切徐邈讀詩云抱布抱此管子云握路握此也鄭司農曰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此立持之布欵管子謂隱朋於國有不知政於家有不知事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而其人不知握猶持也古之儥布也肆長欵之廛人掌之而朋不與知焉一說儥布者總布之別也盤庚曰無總于貨寶貨

寶曰布商賈阜貨而行之立曰儽行曰路執曰總皆商賈之事也盤庚戒在位毋若商賈然職內主錢辨財而執總總者聚而以此名布亦以此名泉故文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通作總之布十總者十升也升登音同故或爲登或爲升皆名爲總緦漢令徒隸衣七緦布緦一作稬八十縷爲稬五稬爲秭二秭爲秅西京雜記曰五絲爲忽倍忽爲升倍升爲緇倍緇爲紀紀爲總倍總爲遂遂者古之佩泰之綬以縷爲絲十絲爲升則異說也凡先合單紡爲一丈丈采淳爲一圭首爲一丈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漢制如此而緇紀無聞焉五扶爲首則二十系也漢之首異乎古之升矣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絟布謂之總緦細謂之首詩傳曰轂數一升而用轂總也疏云轂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轂總之故轂爲數總而集之故轂爲總

泉府以國服爲之息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國朝也亦曰國準朝爲法　爲平古者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中葉黃金一斤直食八石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國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朝守其數準平其流於是穀與幣相權而貨通食足焉上無穀以幣下無幣以穀造公幣而寄之民振其不贍以幣準穀直穀而貸之穀爲上幣爲下斂其有餘以穀準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振時穀重而幣輕以輕權重斂時穀輕而幣重以重權輕如此則上不取息下不出息而上下交獲其贏各有什倍之息所謂以國服爲之息者蓋如此有司者職幣與倉人也職幣掌振斂之式法者凶豐之法用倉人掌之此非國朝之存於

有司者歛不贍而莫之振也則穀愈重而民流有餘而莫之歛也則穀愈輕而民病蓋歲有凶穰物有輕重今歲糶賤狗竭食人食至來歲而道有餓民此皆不通國軌之法輕重之權者也較謂之服式謂之軌較出式上是爲軌前故知管子國軌卽泉府國服息者陽息反是爲消藏繦千萬貫朽於庫積粟萬億紅腐於倉謂之消粟米財物上下通流使相灌注無有滯留謂之息流而不竭出而不窮此泉府之所以爲泉歟辨而授之謂辨合見荀子卽稱貣之傳別蓋旅師以質劑頒歛泉府以辨合賒貸皆券契也總名約司約掌之一說有司鄉遂之吏也周書云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洒謂散之貸者鄉正保焉又云成年不償信成匡助助且不償安得取息乎又云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此國軌所以輕重相權也秋官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同貨者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歛賒國服行之以國法猶國軌平之以國準所以制四方貨殖低昂使萬物不得騰躍其權在司市而朝士慮貶國用故亦得與焉易損益二卦損六五益六二皆曰益之十朋之龜兩貝爲朋一龜直十朋寶龜而貨貝變通趨時則上下交相益也俗儒不明損益焉識盈虛之數乎國軌也國服也皆謂之乘故稽人有邸乘之政管子有乘馬之篇淮南子元王百工大貝百朋注云二王爲工五貝爲一朋山虞服耜注云服牝服疏云車平較也

〔司關〕掌百貨之節以聯門市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其法管子行之於齊以爲市者天地之材具也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

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市有廛布關有征廛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自外入者征於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于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其廛而不稅其貨也康成謂參相聯以檢猾商失之矣左傳廢六關注謂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爲不仁家語置六關注謂置關以稅行者爲不仁兩說皆非也國之有關久矣不自文仲始何得言置設關以限內外司出入所以防非常又焉得廢之農有租而商無稅是將使民弃本而趨末烏在其爲仁也且六關之廢置與三軍之作舍等耳一書一不書則又何說吾是以知廢與置兩說皆非也廢者謂廢司關之法一作置置與廢通古醫用針有補瀉雖經言補則取氣瀉則置氣置者不取也古者不取謂之置不去亦謂之置春秋萬入去籥公羊謂去其有聲者何休云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不去爲廢則魯舊有關先生之法名存而實息矣魯之有名無情皆若此文仲號爲賢大夫不能振而興之故孔子謂之不仁古以廢爲置又以廢爲發（詩一發五豝發讀爲廢）莊子發藥列子廢藥一也豈獨齊人語乎齊桓公三會諸侯令曰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此周官關市之征也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以通賓客視其名視其色以察奇衺國乃不惑司關之職唐天下關二十六蕃客往來閱其裹重入一關者餘關不

識猶有古司關之遺意焉莊子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釋文曰廢置也是先秦之文皆以廢爲置矣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七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禮說 地官三

學海堂

吳惠學士士奇 著

掌節 守節達節

邦節有八守節二分其半於都國都鄙而掌節藏其半達節六之都鄙三曰門關曰貨賄曰道路節與瑞不同瑞全而節半君命召則合之故當其常則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值其變則效節而出握節而死官守其節故曰守官一名符一名契隋樊子蓋守東都衛元守關中別造玉麟符代銅虎以給之蓋取則周官玉節所以重鎮守也齊陳乞遣陽生與之玉節而走之秦安國君刻玉符約立子楚爲適嗣蓋析玉而分其半爲後當迎之合

以爲信唐則天時崔神慶上疏曰古者召太子皆用玉契今則惟有文符非愼重防萌之意然則玉契自古有之矣陽城君毀璜爲符以守國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皆玉節也角節未聞當考英蕩有兩說干寶謂英刻書蕩竹箭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是英蕩者傳也凡達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康成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古名關移過所者韓非所謂關於州部也魯昭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孔疏云鑄金爲龍節以玉爲函盛之名爲龍輔是英蕩者玉也輔者函也玉采浮筠故曰英蕩兩說皆通前說爲允然漢之符與傳則又不同郡國頒符門關用傳傳以繒帛與古用竹者殊小行人旌符管三節皆用竹漢之竹使符本此使者所持節則上加旌

注旌首曰旌節古之旌節古者刻符摹印皆曰璽書呂氏春秋英起謂商文曰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淮南子亦云窮紐之璽以爲佩是印爲璽也戰國策楚攻韓泠向求救于秦公孫昧曰其言收璽實猶有約注云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是符爲璽也然則璽節以管爲之鐫刻璽書或曰貨賄或曰都鄙者謂都鄙之貨賄璽管一節兩名地秋二官互見貨賄者商賈也商賈阜通貨賄出入於市爲璽節出入於關爲貨節而輔以傳焉孟嘗君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則傳書名姓也門關古用棨漢外人入宮門長史爲封棨傳至晉猶然羊祜嘗欲夜出軍司執棨當門此其類歟一玉一角守節鎮焉三金三竹達節通焉邦國之守以玉而達以金其地遠防矯誣

也都鄙之守以角而達以竹其地近從簡易也舉邦國都鄙則鄉遂在其中故布治布教布政布刑不曰鄉遂而皆曰邦國都鄙守之達之職在掌節古之道路有節乃達楚不與齊通遂絕齊約齊既與秦合乃折楚符約猶符也是故勇士罵齊而借宋之符樂毅適燕而假魏之節田鳩之楚楚與之節以如秦蓋非是則不達也周入於韓秦間之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漢使陸賈於南越剖符通使焉此皆達節也六國擯秦請焚天下之秦符而傳焚符之約則當時列國往來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可知矣或曰節亦名瑞謂之法瑞管子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郎此漢官儀曰秦以前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從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騎驛騎也

然則角節蓋犀象歟王制金璋瑑一作章王氏謂金爲印章孔疏謂章定本從玉以金飾之圭璧之類周時稱印曰璽未聞稱章愚謂金章者金節也周曰璽秦漢曰章秦法凡官吏及民有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各以所問者明告之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及問者名以左券予之謹藏其右券封以法令之長印凡法令皆藏禁室封以禁印有擅發者及劾一字以上皋皆死此秦之符猶周之節主法令者猶漢之符節令藏於符節臺者也符長尺六而節無聞徐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則漢之使節長七尺矣秦代周以爲水德數以六爲紀故符六寸然則尺六之符本於孝公而始皇更定其制也符節皆有副吾故曰瑞全而節半瑞之半者六器惟璋璜璋半圭璜

半璧瑞以行禮故屬春官節以徵信故屬地官許叔重曰漢制以六寸之符分而相合是漢因秦制也應劭曰竹使符長五寸漢官儀曰節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旺三重馮衍與田邑書所謂八尺之竹聲牛之尾是也或云七尺兩存備攷

遂人上地中地下地

大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遂人有上地中地下地易謂休不耕是爲萊六遂之萊卽六鄉之易而鄉遂一夫百畝皆不易之地每歲種百畝休百畝爲一田一萊謂之一易每歲種百畝休二百畝爲一田二萊謂之再易是爲中地下地而六遂上地又加萊五十畝焉所謂上地食者參之一蓋以其地三分之而休其一則天下無不易之田也康成謂一易者休一歲再易者休二歲何休謂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則田有三易矣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強土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易之之謂也何休謂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張晏謂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亦謂古制三年爰土易居班固則謂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乃秦晉之爰田爰換也猶移換獄辭謂之爰書而以當周官之易田誤矣人勞多癰土勞多瘠故必休之而土乃肥其所謂休者非弃之也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陳秋繩而敗其實冬耜而刻其根則有薙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農土沃土滔土并土中土肥土成土隱土申土土各異物物各異宜則有草人土化之法以物其地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

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蔓之法以作其地如是而休一歲二歲然後復種則土加肥美其收數倍於歲墾之田故曰易者不易也變易也孟子所謂深耕易耨易其田疇者以此一說易謂已耕之土而休之萊謂未耕之土而墾之六遂加萊者先王於授田之時寓墾荒之術也周之易田漢變爲代田歲代處故曰代田疑即秦晉之爰田孟子所謂辟草萊任土地者蓋代處而不休則地力盡矣故孟子惡之然其法則猶得易田之遺意焉低爲咿高爲隴一畎三咿三隴廣深各尺苗葉方生隱隴附根及苗壯盛隴盡咿平能風與旱是爲深耕後世耕淺有風災旱則立稿矣咿一名區區猶邱也隴也汎勝之書分爲三等上農區廣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中農區廣七寸間相去二尺下農區廣九寸間相去三尺深皆六寸上農區多收亦多下農區少收亦少故曰上田弃畮下田弃晦言上田咿多下田咿少也晦欲廣以平咿欲小以深上得陽氣而下得陰氣晦無不咿田無不易然惟六鄉地狹故有不易之田則天下田之不易者亦寡矣汎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教民耨種收至畮百石勝之試爲之畮收四十石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

大喪及窆遂師抱磨案磨當作秝郎擊切說文秝稀疏適也從二禾讀若歷適者適均呂覽辨土篇曰稼疏而不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稀疏乃適也然則執紼者千人分布於六綍如禾稼有行勿使疏勿使密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齊其力巡行校錄遂師之職執書數之名曰抱秝秝借爲磨得其聲失其

義矣歷過也磿石聲也麻治也皆以秝得聲聲同而義殊漢書
議郎耿育疏曰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王充謂太王亶父以
王季當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去而避之戰國策
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然則適立謂之適歷與適均
謂之適秝不同康成謂磿者適歷執緎者名或作磿或作歷雖
古文假借音同者通然得子失母終非正義黃霸傳馬不適士
馬少士多謂之不適稀疏適者多少均也孟康曰關西人謂補
滿爲適千人引而六緎滿豈非適秝乎韓昭釐侯出弋上車輒
偏綏其右攝而適之高誘注云適猶等也合觀眾說則適秝之
義明矣廣雅訓秝爲潤遠潤遠非適也失之續漢書曰天子葬
賓車大練爲屋幔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車著白絲三糾
紼長三十丈圍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執紼有行適歷之義也案

魏書蔣濟傳帝幸廣陵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帝還盡留船付
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蹴船令聚廣雅訓秝爲溝遠
以此

〈遂大夫〉四達

遂大夫之職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馬融廣成頌曰司徒
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通者掌固之通守政達者
遂大夫之四達也四達戒功以通守政達猶通也守在四通故
曰四達衛宮中者授八次之職四角四中守境內者戒四達之功畫
三巡夜三鑿則戒之事也在國曰守在民曰功教而戒之職在
有司而掌固贊其不足焉一說四達謂飾器也兵甲之屬財用也稍
食也材器也塾築藩落國之守政可通者四遠近相移有無相補勞
逸相調緩急相救推而至於師田行役則有作帥之同徒稼穡

耕耨則有歲時之合耦皆守政之所通而遂師遂大夫移用其
民以救其時事者也此之謂四達左傳親其人民明其五候賈
逵云五候五方之候王肅云五候山候林候澤候川候平地候
董遇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愚謂五候猶四達也夏官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地官遂人各屬其地之功五方故曰五候
四竟故曰四達書云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此之謂也
程典曰固其四援明其伍候依其山川利其守務此非掌固之
所謂通守政歟制地篇曰官府之藏强兵强國城郭之險外應
四極遂人之戒戒以此

里宰合耦于耡

里宰合耦于耡康成謂耡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
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愚案周書曰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
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古文君讀爲威閭胥里宰亦稱君威猶君也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而耘此里宰合
耦之法也與彈相庸者民功曰庸佐助其功也漢於街立室名曰街彈蓋取之此後漢酸棗令劉
熊碑曰以卒爲更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則
是正彈者所以平其繇役使勞逸得均焉水經注平氏縣城內
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街誤爲衢彈勸者既彈之又勸之也
洪氏隸釋載其文亦云縣令愍繇役之苦而其頌有勸導有功
及耕干耦梵梵黍稷之語則知彈勸不獨平繇且合耦矣水經
注魯陽故城內又有南陽都縣正街彈碑縣正鄉正卽古之里

正何休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年耆有德者名曰父老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田作之時父老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蓋彈勸之略如此蜡祭有郵表畷者謂田畯於井畔造田舍而止其中郵猶街也蓋街之郵亭督約百姓之處里之有街非起於漢自古有之莊子所謂渠公之街也注云渠公爲街正南陽孔嵩爲新野縣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然則街在里里宰掌之有正有卒漢官典職曰洛陽有二十四街街一亭古者二耜爲耦而輓犁以耕管子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是爲以興耡利甿以彊子任甿彊者童五尺興耡者犁也說者謂輓犁起於趙過誤矣過用耦犁二牛三人此非古合耦之遺法歟柳又聞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舍也禮使民耡作耘耔間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然則合耦於耡非徒勸農功亦所以烝髦士也

〔旅師〕耡粟屋粟閭粟

屋三爲井以井計曰耡粟井以耡名九夫之粟也夫三爲屋以夫計曰屋粟夫以屋名三夫之粟也夫一爲廛以廛計曰閭粟廛以閒名一夫之粟也（廛民居區域閒架也）一而三三而九所謂出民貢者三三相保小司徒攷六屋以此攷之司稼出斂法以此出之師旅平興積亦以此斂而聚之聚而頒之者也康成謂屋粟不耕者所罰之粟閒粟閒民所罰之粟誤矣夫布屋粟出於夫屋非因罰得名閒民既出布矣復出粟可乎閒猶廛也詩曰禾

三百廛又曰十畝之間一夫之居曰廛十畝之間桑且閑閑泄泄非廛居之地畝康成謂六遂之民商受一廛疏云餘夫奇別更受廛備後離居之法然則閒粟者餘夫奇受一廛之粟也魯語籍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籍謂耡夫謂屋里謂廛賦入以里謂稅入以廛廛謂之戶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尹鐸損其戶數蓋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是古者稅以廛也一說地有上壤閒壤下壤管子相壤定籍其法本周官上壤者上地不易之田百畝是爲正夫故曰耡粟下壤者下地再易之田三百畝是爲三夫故曰屋粟閒壤者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在上下之間故壤曰間壤粟曰間粟鄉遂分上中下授田故旅師亦分上中下斂粟管子以此法行之齊故能振貧補不足下樂上而民不移旅師以地之嫩惡爲之等者蓋如此土均平政亦以地嫩惡爲輕重之漫而行焉蓋土有三壤稅有三粟力有三科間壤亦名間田管子曰高田十屬諸荒田一說內經有歲穀有間穀間穀者旅師之閒粟也辰戌之紀其穀元黔卯酉之紀其穀白丹寅申之紀其穀丹白巳亥之紀其穀蒼丹是爲歲紀其穀黔元子午之紀其穀丹白巳亥之紀其穀蒼丹是爲歲穀歲穀者言其時之正色之純附或宜高或宜下或宜晚或宜早視其歲之有餘不及無常地亦無常時土之利氣之化也是爲間穀穀之大者保精辟邪其類衆多不純一色故曰間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種司稼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而縣其種於邑閭以示民及斂而入之倉倉人與舍人辨其物物有異種種

有異色色有異名而別爲書旅師之間粟卽此然則耡粟者其地屋粟者其夫間粟者其種也

〔稍人〕掌丘乘

稍人掌邱乘韓詩維禹敶之毛詩敶作甸蓋古敶乘甸通其音同後世失其音由是俗書陳乘甸判然分爲三矣說者謂甸出車一乘故曰乘據司馬法而曲爲之說亦見管子乘馬篇方六里似八誤爲六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俗本一誤爲四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一乘爲兩器制也一甸四馬謂之甸馬亦曰乘馬管子因以名篇以出於稍人之邱乘然縣師之法同徒輦輦未聞乘馬邱牛春秋魯作邱甲實本於齊一邱一馬七甲四邱爲乘故一乘之甲二十有八司馬穰苴變通其法一邱益以三牛故一乘之牛十有二頭盛行於戰國而稍人邱乘之法亡矣輦輦鄉師治之縣師作之稍人帥之巾車所謂良車故車不在等者若漢輜車後戶之屬軍中輜車後開戶毀折則入齊于職幣而更造焉逸周書所謂三輪四輿歸御者以此大匡篇曰同甲十萬猶同徒也衆欲其齊心欲其一荀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詩云與子同仇言一心也問篇曰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然則鄉師治輦輦春秋亦如之而謂兵車出於邱甸不亦妄乎侈靡篇曰乘馬甸之衆齊法也非周制也古乘馬未聞有鞍而齊唁昭公以鞍爲几秦送重耳疇騎二千則鞍騎起於春秋矣山國軌篇曰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無求於民則軍中輜輦亦非民間之物可

知也揆度篇曰百乘田萬頃戶萬口十萬人當分者萬人輕車百乘馬四百匹千乘田十萬頃戶十萬口百萬人當分者十萬人輕車千乘馬四千匹萬乘田百萬頃戶百萬口千萬人當分者百萬人輕車萬乘馬四萬匹蓋當分者爲卒無過戶一人謂之輕車者輻重不存焉此齊法合於周官者其略如此春秋宋昭公田于孟諸公之祖母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帥甸者稍人正義謂公邑大夫失之稍人帥甸以聽于司馬帥役以聽于司徒帥甸猶帥乘也作同徒帥乘和

土均掌平土地

遂人以土均平政故六遂有土均之職六鄉爲均人皆掌土地之政令而異其官者一兼均方役故曰均人一專均土地故曰土均其在春秋則謂之地均管子乘馬篇所謂地均以實數者也地均之均地則有蔓山汎山洇澤流水林麓凡鎌纏斤斧網罟得入者皆得均之或百當一或十當一或九當一或五當一十仞至十五仞見水比之於山五尺至二尺見水比之於澤則有七尺之施以手實焉其至泉也則五施之土音中羽一施之土音中商三施之土音中宮再施之土音中商三施之土音中宮再施凡十五土皆可得泉惟庚泥徽五土中五音自六施至二十施青商駢石灰壤四土不可得泉而縣泉復呂泉英三土則在山上其地不乾鑿之二尺三尺五尺至於泉而九州之土則粟土沃土位土爲三土羣土之長也隱土壤土浮土爲上土忿土壚土壚土剽土沙土塉土爲中土猶土弘土殖土彀土鳧土桀土

爲下土皆扛三土之下而又分其等爲三則楚爲掩所書九度八鳩七辨六表五數四規三町二牧一井之土亦不外是矣土均之均地守均地事者其略如此而匠人之井土草人之化土稻人之稼土柞氏之木土薙氏之草土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山林林麓川澤之土井人之金玉錫石之土場人之場圃之土土方氏之相宅任地之土形方氏之所正率離之土凡在大司徒土地之圖者十有二土之名十有二壤之物皆以土均之法均之則皆與土均聯事而分掌之者也若夫以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職在載師閭師農貢九穀圃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各貢其物貢之之目雖在均之之法已亡而齊國之貢也則以黃金爲率無金則用絹無絹則用布季絹三十三制暴布百兩皆當黃金一鎰田里之租一鎰食百乘之一宿閭師之貨百鎰爲一篾十篾爲一穀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此齊之地均均地貢則然而天官冢宰九貢秋官大行人六服之貢皆邦國也而都鄙不及焉然則僅存其目而已其詳不可得聞矣貢之言供也書曰庶邦惟正之供邦國之貢也萬民惟正之供都鄙之貢也言文王無淫逸遊田之費故邦國都鄙之貢各得其正司書合九貢九賦而立九正之名蓋取諸此正猶貞也禹貢厥賦貞和其政令調其嫩惡適其輕重之平是爲貞亦曰均均則庶土交正故曰九正書有九共篇九共者九貢也其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平平者均之謂也漢建武中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或優

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怨嗟蓋土均之職廢而土地不得其平矣

草人九土曰騂剛曰赤緹曰墳壤曰渴澤曰鹹潟曰勃壤曰埴壚曰疆檗曰輕爨墳壤者隱起若墳地多蚡鼠名曰豪土蟲易全處乾而不斥湛而不澤土之最上者五沃也其種大苗細苗樹宜五麻菜宜五臭勃壤者無塊曰壤膏肥膴膴若澤若屯名曰息土不純一色或黃或白土之次上者五壤也賴莖黃秀種無不宜一說壤者場也豝鼠之場曰坦豝頗場曰坦豝鼠者蚡鼠謂之豝者言起地若犁坻坦猶墳勃也鹹潟者是爲淳鹵甚鹹以苦地不生物狀如爐火土之最下名曰五殊其種所宜白稻長狹有土化之法則惡者亦美矣土黏曰埴其色多赤甚膠而堉土之下者五埴也其種膺黃實朱跗剛土曰壚不黏而疏既强且麤土之中者五纑也壚與纑通其種大細邯鄲而粟大埴壚二土合爲一蓋中下錯歟疆檗者磽礫磊塊墟闕之區若糠以肥色黃而虛土之中者五壚也檗與壚通其種大荔小荔青莖黃秀月令美土疆其丈切左傳數疆潦說者謂疆檗墝埆之地不堪種植豈其然乎輕爨者火飛爲爨華然若芬色如蜃炭有類屑塵土之次中者五剽也爨與剽通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渴澤者二尺見水比之於澤水去土柔不離不垢捍然如米色黝以黑種宜苦種嘉蔬是殖蓋五浮之土歟驈當作埒赤剛土也釋名曰土赤爲鼠肝其色似之地員篇曰五弘之狀如鼠肝土之下者

其種青粱黑莖黑秀然則埒剛赤緹一土分爲二蓋五弘之土
歛土有强有弱有輕有溼皆非中和埒剛赤緹疆壚墝瘠
虔翻曰剛鹵非柔　强土也墳壤勃壤弱土也輕塥輕土也渭澤溼土也
强者弱之弱者强之甚輕者牛羊踐之甚溼者蔆艾燒之使强
弱相得輕重相衡燥溼相調則有草人物地之宜土化之澮焉
取骨煮汁漉去其滓糜鹿貙狐牛羊犬豕漫而曝之汁乾乃止
欲稼耐旱漬以附子欲稼不蟲和以鬱矢古法用蔵蓋取之此
煮水以雪名爲雪澤冬埋地中穀之精液相宜糞種畝收百百
成言不信問之先嗇糞種皆以獸之山多机木注云机木似榆可燒以糞稻
田出蜀蓋亦蔵之類也緹赤黃色貙用蔵花山經曰單狐
緇則埒剛赤緹皆赤土信矣禹貢廣斥史記廣潟鴻與斥古今
文再驖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未
唯以麥爲貧然則貙潟宜麥歛

稻人稼澤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仲師說今時謂禾下麥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仲師說今時謂禾下麥
爲黃下麥管子所謂九月斂禾麥之始也是爲稿麥謂稻下種
麥案澤地爲稼其說見呂覽任地篇以塗爲突挹之以陰保溼
而處藿夷淫使子之野盡爲冷風古音風協淫五耕五耨盡其深
殖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螣蚼州人謂螣爲蟘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
茲美麥所謂禾下麥者以此愚謂稼下地者一易再易之地也
今歲稼而明歲萊故曰稼下地以水殄草楊莢作田作者易也
變也否則既曰田矣又何待于作乎康成亦謂澤地爲稼者必
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莢
之明年乃稼詩曰以葅荼蓼荼陸草蓼澤草葅而去之職在薙

氏稻人所芟則澤草也芟草所以成穀故曰草土之道各有穀

造漢律因之瞭田秣艸

土訓原其生以詔地求

春秋隱公二年天王崩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桓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公八年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以爲王者無求求賻求車求金皆非禮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穀梁以爲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求之者非正也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左氏亦謂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然則王者無求之之道歟非也地官土訓原其生以詔地求則王者有求之之道也無其道則不書於經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孔子削而更之曰衛侯出奔齊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不書書求者明有求之之道而失焉者也楚貢不入齊桓徵之敢不共給且列國相弔賻以乘黃周有大喪魯不歸賻其辱大矣鄭輸晉幣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幣故周使來求其讒亦在魯荊揚之貢惟金三品未聞徐州貢金金非魯地之產非其地之產而求之是土訓失其官也穀梁謂求車猶可者以此晉弔周喪王求彝器叔向譏之韓宣聘鄭私自求環子美拒之皆失求之之道矣上求於下其象爲益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孔子曰定其交而後求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由是知君之於民亦有求之之道焉漢之匈奴稱臣朝貢列爲北藩而王根貪其材木所生之地遣使求之求

而不得因之怨恨釁由是生豈非所謂莫之與則傷之者至乎
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
翠鬬鴨長鳴鷄吳之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
之物非禮也吳主孫權以爲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
與言禮哉然則周之求賻未爲失禮也適足以見王室之卑自
文公以後王使來求絕不能復見者天王之命不能復行於諸侯
矣地之所生詳於禹貢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周有職方居山者
不以魚鱉爲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此之謂地求家語魯君
求假於季孫孔子曰君取於臣謂之取臣取於君謂之假此非
孔子之言也君可曰求下交也臣曰假上
僭也君下交爲泰臣上僭爲凶（楚公子圍之法也亦曰假之書
寡君王莽盜漢先假後篡）書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
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好惡山川之所有無此土訓之職也又
焉用問且使太子問之諸侯其說益誕矣（宋眞宗祀汾陰趙湘
周官置土訓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具錄奏御從之　管
必欲得求多者其得寡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益之上九莫
益之者以此其心無厭雖天地亦不能贍其求而況於人乎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　地慝方慝

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古之稗官也稗官乃小說家者流小
說九百本自虞初虞初洛陽人漢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
使者蓋卽古之土訓誦訓王巡守則夾王車扶此祕書儲以自
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焉王者欲知九州山川形勢之所宜四

方所識久遠之事及民間風俗輶軒之所未盡采太史之所未
及陳凡地慝方慝惡物醜類乃立稗官使稱說之故曰訓解詁
爲訓偶語爲稗其義一也說者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
豈其然乎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而
文武之道存仲尼之所學也君子有九能一曰山川能說說有
兩義一曰說說者說其形勢一曰述述者述其故事然則訓兼
兩義或說之或述之淮南要略曰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云中
國以鬼神之亡日忌胡越謂之請龍此豈誦訓之所詔乎非也
誦訓道方慝土訓道地慝慝者惡也陸子曰惡政生於惡氣惡
氣生於災異蝯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
於下則天文亂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聖人察物無

遺六鷁飛五石隕鸜鵒來冬多麋凡所謂慝備載春秋矣開塞
之龍忌則未有聞焉楚申公子培從王獵王獲隨兕子培劫而
奪之未幾子培死其弟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
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伏其辜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
視故記果有太元曰蒙柴求兕其德不美測曰蒙柴求兕得不
慶也兕者隨兕一名科雉隨讀爲科兕與雉音相近獲之者不
祥此土訓所道之地慝也發府視記而後知之則土訓失其職
矣順氣成象而吉祥止逆氣成象而凶慝生於是有方慝先王
設爲辟忌之法以弭之辟忌者易之所謂辟咎春秋之所謂省
災論語之所謂修慝也是故每當天患行地妖生逢不若見惡
人輒大自攻治曰子一人亦有慝焉此之謂修慝修慝所以省

災省災所以辟咎蓋天地人物凶慝之氣無方不有聖人恐懼修省之意無地不然誦訓所詔詔以此漢丞相魏相敕掾史秦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而宋李沆爲相亦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或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非也古者四方異聞盡在地圖方志人君朝夕之所常聞盜賊水旱風雨災變皆方慝也誦訓又時時道之以爲警戒則人君之侈心奚由而作乎若夫陰陽禁忌聖人不言非誦訓之所詔也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蓋四方所諱所惡謂之方慝而保傅傳謂日月之時節先王之諱大國之忌風雨電電之眚皆太史之任則諱惡非災眚歟康成以爲四方言語所惡不避之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失之淺矣荀子曰奇物怪變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疑如其說則四方怪變博物者能名之而已則又失誦訓詔之之義也誦者爲王誦之韓非子曰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楚辭有惜誦發憤抒情因以風諫至於身罹愍病而終不能忘深得古誦訓詔之之義焉楚語曰倚几有誦訓之諫乘必以几倚几亦謂王在車漢法駕出侍中多識者一人參乘散騎爲侍從騎並乘輿車謂夾王車也周芮良夫之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於是誦訓之官雖存而實廢矣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訩猶愍也究王訩者詔王愍也

山虞澤虞山林厲禁

山虞澤虞掌山澤之政令而爲之厲禁厲古列字玉藻所謂山澤列而不賦也列者司農謂遮列守之不賦者謂取材於地而不賦於民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頒其餘於萬民則與民共之矣平其守者使之勿爭舍其守者令之勿犯入禁者有時斬材者有法竊木者有刑服邦之季材豆籩之川奠玉府之財物喪紀之葦蒲皆取之於山澤焉古厲列同音列山氏一作厲山氏詩垂帶如厲古而如通左傳聲厲游纓康成皆訓厲爲裂內則男鞶革女鞶絲蓋裂帛以飾帶帶謂之鞶即左傳之鞶厲厲乃鞶之飾故毛傳云厲帶之垂者謂裂帛垂之以爲飾也春秋紀裂繻公穀二傳作履繻蓋履厲音相近古裂讀爲厲文異音同漢郊祀歌迪萬里晉灼曰迪古迺字讀爲厲學者不知音

以爲康成好破字則是先王設官守山澤以厲民也可乎鄭大夫使屠擊祝欽堅樹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皐大矣奪之官邑而漢元時御史大夫貢禹亦云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然則虞衡之官養護繁殖即子產之所謂藪山林而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取之以時合於天道則地滅不泄山川得以含氣出雲而國不憂水旱亦聖人財成輔相之一端也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注云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穆王里圃田之路有東虞西虞南虞北虞凡十虞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命桑虞用禁暴人東至雀梁休於深蒦休謂舍其中案視守者而申戒之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所謂與民同之者其略如此及周

之衰諸侯各擅有山林藪澤之利春秋書築以譏之築者障塞而管領之也則天子虞衡之政令不行於國矣曾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錫之者明非所當得也附庸不得專臣山川亦不得專有爲王守其地之財物仍以時入於王之玉府而頒其餘於國之民故季氏伐顓臾成公築鹿囿皆非禮也且山爲苑澤爲沈雍氏禁之矣乃公然築爲鹿地之苑非犯先王之令哉戰國山澤皆有賦魏之梁囿溫囿皆苑也溫囿之利歲入八十金而燕有竇裘狗馬之地齊有海隅魚鹽之地楚有橘柚雲夢之地此皆山澤川林之有賦者也冢宰以九賦斂財賄山澤之賦間師任而徵之貢其物而已惟漆林倍其征左傳謂澤之目箭（莊蒲說文作目箭）藪之薪蒸海之鹽蜃齊皆有官守之則倍其征者豈獨漆林乎齊語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三虞山立三衡三虞者大山大林麓中山中林麓小山小林麓三衡者大川大澤藪中川中澤藪小川小澤藪侯國亦如王國也秦大饑應侯請發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蓏粟以活民昭襄王不許以爲無功而民受賞是亂國之法魏惠成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紀年書之以爲美談則知當日之障塞而管領之者其法之嚴征之暴更甚於春秋矣韓嬰曰聖人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民無凍餓此冢宰之九職虞衡作山澤之材而又使商賈阜通之者也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列者不蕃不牆故曰隕牆墳墓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古山澤不築築者隱以金椎故曰亭皐千里靡不破築春秋書築以此冢宰以九兩繫邦國曰藪

以富得民富謂山澤川林之財物霸者以富國王者以富民管子曰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鷹鳥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信哉古者山澤作于虞衡鳥獸養于藪牧是爲山澤之農不生九穀者而管子謂山澤之作廢民于生穀故先王禁之誤矣甲子木行御而大斬伐則傷庚子金行御而攻山擊石則死喪敗亡故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非其時也壬子水行御位在北山北曰陰故冬不斬陰丙子火行御位在南山南曰陽故夏不斬陽非是則弗禁也凡材必先掄之然後斬之斬有時掄無時故斬材禁而掄材不禁自管子創爲官山海之說海正鹽筴山立鐵官鹽鐵之利由此興虞衡之職亦由此廢

〈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山虞之別

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蓋山虞之別也山虞掌林廿人掌金斬山木鼓山鐵毋籍於民而用足後世言利者得托焉地數篇曰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七山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能者有餘拙者不足亦見中山經昔者葛盧之山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芮戈故世本曰蚩尤作兵漢之精兵藏於武庫而於武庫祭蚩尤以此路史乃謂繇其威械故貊焉非也表貊貊一作貉作貉四時田不祭蚩尤也玉起於禺氏禺一作牛古音同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其至難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權其高下疾徐輕重於是玉

幣有七筴陰山之磏砆燕之紫山白金發朝鮮之文皮汝漢水之石衢黃金江陽之珠秦明山之曾青牛氏遏山之玉是爲七筴以狹爲廣以寡爲多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齊城陰里門九襲牆三重因於其中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琥中五百璧之數已具遂西見天子請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因令天下諸侯不以石璧不得入朝于是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入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其說似誕然漢造銀錫爲白金而以白鹿皮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實相陰里之謀而利析秋毫矣上有丹矸矸一作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一作金錫赤銅似誤上有陵石者下有赤銅青金上有鉛者下有鈷銀上有丹砂者下有鉛上有葱下有銀沙一曰上有鉛者下有鈷銀上有丹砂者下有鉛金此山之見榮者也榮者山之精神徵爲形色占其氣知其味謂之物地物地者物生於地而原其生著爲圖說爲訓故其官有土訓其說有地圖凡物先原而後求故求無不得康成所謂占形色而知鹹淡者知鹹淡即知金玉金鹹而玉淡故洗金以鹽金在山而童玉在山而潤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或曰嘗而知之豈其然而管子謂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辜死不赦噫甚矣又云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其說益又甚焉并人之職以時取之物其地圖而授之蓋山師辨其物土訓授之圖辨其珍異與其利害頒之邦國都鄙遞迆以守之而巡其禁令

未聞封爲壇也古者名山不封好事者因廾人有禁令遂創爲
犯令辠死之說而制斷足之刑不亦誕且妄乎又云發徒隸而
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
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
其十君得其三之爲善也然則金玉錫石亦須其餘於萬民歟
大麓大川徒皆百有二十人大山大澤徒皆八十人廾人之徒
四十人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則又何說而逃亡也齒角羽毳之
政絺綌草貢之材粟草炭灰互蜃疏材之物固敏之山澤之農
以當邦賦矣若夫采取金玉錫石發民羣聚於山亦未聞於古

掌炭　掌茶　掌蜃　皆豫其凶事

掌炭掌灰物炭物以共邦用掌茶掌聚茶及疏材之物以待邦

事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蓋皆畚聚之物一時不
可猝辦故平時聚而斂之以待邦用邦事兼以共喪所謂下里
物也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人皆以爲不祥故不爲之
備而五禮遂有吉無凶漢昭帝時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
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及昭帝大行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
大司農田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
旦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然則炭茶蜃物之官
其廢久矣上失其官下儲其物舉而罰之是時霍光當國遂可
其奏亦不學無術之一端也宋熙寧初判太常寺章衡建言自
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章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
事則捃摭墜廢茫無所據今宜集禮以貽萬世從之此凶禮之

大者固當講明而切究之矣其小者炭棻互廁至纖至微皆物有其官官有其備安得謂豫凶事乎

〔廩人〕天祭祀共接盛　接讀若扱

大祭祀廩人共接盛康成讀接爲一扱再祭之扱凡禮成於三故以梱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士昏禮記文賈疏謂讀如特牲少牢誤矣說文皂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裏中之形匕所以扱之鬯以秬釀鬱艸芬芳祼服以降神從口爲器中象米匕所以扱之然則扱盛者穀之馨香秬之芬芳而扱之者匕也皂與鬯皆從匕以此匕一名梱用比取飯古者飯以手後世飯以匙一名畚犖應劭曰畚犖飯匕也蓋起於秦漢歟說文謂匕以扱米扱收也一作接孟子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收之而去然

接淅說文作漉淅淅者汏米瀆者浚乾之非廩人之事也故云扱以授舂人扱接音同故讀從之曾子問接祭注云不迎尸謂朝踐坐尸於堂饋食迎尸入室朝踐之後饋食之初既酌奠復爲蕭尚未迎尸自此以前謂之接祭接之言捷也跛倚以臨不敬大矣故禮敬則捷也荀子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注云接讀爲捷內則接以太牢注亦讀爲捷佘正接捷也古接捷通信矣扱一作捷士冠禮捷梱扱梱於醴中蓋捷梱於醴猶扱匕於盛是爲扱盛捷又作鍤音義亦同穀梁子曰匍粟而內之二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也諸侯三宮天子六宮古者后宮藏種生而獻之故帝耕於籍后獻其種及帝籍之收藏於神倉則有王后親舂之禮禮蓋如天子三推而

春人終其事焉公羊子曰周公盛魯公盛魯公豈羣公盛者新廩者陳粢者下陳上新是故非天子不接盛

古捷接通非訣也三傳經文多類此學者觀之可察方言并識古音矣

春人〉食米

春人職凡饗食其食米康成謂饗兼燕食賈疏謂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然伐木燕朋友之詩而有八簋以乘黍稷則燕禮有食米矣箋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蓋言或燕或食互文相通則不然饗主恭燕主醉食主飽是爲三大禮陳饋八簋即祭之饋食遵豆有踐即祭之朝踐燕諸父諸舅而行祭禮禮之盛也君子敬則用祭器三大禮之謂歟行一禮而三者兼焉或云燕有樂食有樂非也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蒐而總干天子

趙在舞位則其樂聲容之盛非徒坎坎蹲蹲而已周人養老三者兼行故盛也公食大夫非禮之盛者故無樂然飲酒實于觶加於豐則食禮亦非無酒或曰食有酒者優賓也蓋奠而不舉燕雖主醉天子賜爵則貌變食雖主飽擯者相幣則降辭皆肅敬承命又未嘗不主于恭也故三者異而同饗在朝燕至夜質明行事日中禮成故鄭饗趙孟禮終乃燕周饗隨會燕以好合形弓饗諸侯也而有賓客之勸酬常棣燕兄弟也而有王公之立飫大射儀曰以我安安者燕也則未安之前皆行饗禮既安徹俎而薦庶饈然後燕禮行焉則知饗禮不亡盡在燕禮矣春人並舉饗食而不及燕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食禮九舉七舉五舉而燕亦無文古者燕饗通設俎爲饗徹俎爲燕或曰

饗食在廟燕則于寢寢者廟之寢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則燕亦在廟矣毛傳云夜飲必於宗室宗室者大宗之廟也

〔豪人豪爲犒〕

豪人主冗食者司農讀豪爲犒蓋本書序豪飫篇注云豪勞也飫賜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膏沐者潤澤之義也潤澤謂之犒猶存謂之徂治謂之徂故謂之今古語皆然也將嘗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冬饗士庶子是爲飫賜豪飫之官名豪人以此小行人國有師役則令豪禮之注云故書犒爲豪大戴禮朝事儀亦作犒古文也兩傳皆作犒似後人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牛人職云軍事共其犒牛洪氏隸續載漢斥彰長田君斷碑有勞酗之語酗與犒同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故犒酗一從牛一從酉何休之說信矣則其文蓋起於漢歟淮南子泰族訓曰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注云生肉爲鮮乾肉爲犒犒與槁通未聞訓爲勞廣雅謂犒與罷倦頗倣同義西京賦曰割鮮野饗犒勒賞功豪人之事也豪從牛從酉皆非古文酗字雖奇亦非無說故并及之

〔外內朝〕

豪人職內外朝康成謂外朝斷獄弊訟之朝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歟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不

然丞相舊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東京本欲依之迫於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東京司空卽西京御史大夫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然則東漢三公府皆對蒼龍闕也周之外朝左右皆棘而中槐則槐當在闕下左九卿之廬右諸侯之舍中三公之朝面三槐對兩觀與漢丞相殿對蒼龍闕者正同司徒殿面西三公朝北則外朝在雉門外矣舊說在庫門外非也覲禮諸侯受舍于朝注云在廟門外廟在中門之左雉門爲中出廟門至雉門門外之右九棘之下蓋諸侯之舍鰲聽禮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次者舍也聘賓之次當在羣吏之舍其次在諸侯之後而少退焉朝士職所謂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之位羣吏在其後是也康成謂雉門設兩觀與今宮門同閤人幾出入者寫民不得入則又不然兩觀之間左嘉石而罷民平右肺石而窮民達中象魏而萬民觀矣爲而不得入乎且路鼓建於路門外以達窮則窮民得至路門矣先鄭謂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非無說也匠人職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朝士職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三孤六卿爲九卿則九卿卽孤卿樹棘以表位則九棘卽九室康成亦謂在路寢之外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外朝又在路門外鰲愚謂王有三朝曰聽朝曰治朝曰燕朝聽朝者鄉士遂士縣士等所謂職聽於朝訊士所謂四方之獄訟故曰眡四方之聽朝士所掌者是也王與羣臣治事之朝曰治朝冢宰贊之王親往而會其期三訊三詢皆在焉小司寇與朝士所掌者是也王與羣臣治事之朝曰治朝冢宰贊之宰夫掌其法司士正儀辨等而儐之者是也王與宗人圖

嘉事之朝日燕朝每日眡治朝畢退而聽政於此太僕掌之是爲內朝亦曰路寢庭朝治朝聽朝皆外朝一在路門一在雉門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九

禮說 春官一

學海堂

吳惠學士士奇著

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王通曰禮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天統元氣故推神於天接以祀禮地統元形故示之以民古祇字示旁作民接以祭禮人統元識故推鬼於人接以饗禮圜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愚謂在天成象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天之象也天心見於復其德圜而神故祀之日以冬至而位於圜丘在地成形社稷五祀五行也故爲地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地之形也萬物見乎離其德方以知故祭之日以夏至而位於方澤象者神氣也

故祀之禮燔燎而升煙所謂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以報陽形者骨肉也故祭之禮殺牲而薦血所謂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有血祭貍沉疈辜之禮以報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播五行陰陽變化精氣爲物謂之神游魂爲變謂之鬼故人鬼居上下之際天地之間聖人合莫以嘉魂魄而享之於宗廟焉肆獻祼者享之始也饋食者享之終也祠禴嘗烝者享之時也謂之享者以人道事之死如生亡如存百物者五地之物神仕職所謂以夏至日致地示物鬼物鬼者羣物贏物鱗物毛物介物之鬼是爲百物之精而以夏至日致之則非蜡祭明矣王有二社王社在門右大社在澤中澤中方丘謂之大社亦曰泰折折與社音相近長言之爲社短言之爲折又壇圓折方故郊曰泰壇社曰泰折孔疏以門右之社爲大社而王社所就也祭法云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在中門社必兼稷者稷之右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故在澤中之正　社在書傳無文崔氏謂王社在籍田廬乎土猶曰麗乎天圜丘之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則非獨昊天也方丘之樂八變而地示皆出則非獨后土也康成以五祀爲四郊配享爲蜡祭其不然乎又云不言祭地失之失者也崑崙神州誕矣哉坤元不讚大地示不稱皇郊祀天而主日社祭地而主稷　司服毳冕祀山川希冕祭社稷此社在山川下者王社也大宗伯血祭祭社稷貍沉祭山川此社在山川上者大社也大社祭地而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皆及焉則皆地示也地統於天故曰郊社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故祀天之禮三祭地之禮三土爰稼穡中央爲宅五行之君與天合德坤位在中黃裳元吉號曰北郊漢儒之惑或曰四方何神也曰郊有四方社有四方一

也春秋傳曰不郊無望詩曰以社以方在天曰望在地曰方漢郊祀歌云練時日侯有望炳菅蕭延四方謂選練吉日良辰而有事於四望取蕭合腸間脂而炳之馨香以延四方之神則漢并方望而爲一矣上帝爲天而五行之神亦各以時爲帝大社爲地而二十五家之里皆有社名江淮間呼母爲社俗儒遂謂大社非地上帝非天未可與言禮也鼓人職云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注云神祀祀天神社祭祭地祇鬼享享宗廟則康成亦以大社爲地矣賈公彥以爲舉社以表地舍其大而舉其細何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言惟天子得徧及四望四方也然春秋昭十八年鄭子產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明祭社必兼四方矣然則非天子不四望諸侯亦得及四方焉曲禮曰天子祭天地明諸侯不祭天亦不祭地故大社惟天子得立之詩曰迺立冢土毛傳云冢土大社也美太王之社遂爲大社也則國社變爲大社矣大社非地而何大宗伯無地猶許氏說文無劉劉乃漢姓許氏漢人安得無之非無劉也留即古文之劉也地乃大祭宗伯掌禮安得無之非無地也社即所祭之地也春秋三傳盡改從劉毛詩王風尚存其舊天神人鬼地示三大禮獨不言祭地有是理哉劉爲卯金刀說本讖緯光武篤信之故經傳盡從劉漢儒識字若揚子雲未聞卯金刀之說康成好讖緯亦無聞焉王風子毛傳云留大夫氏地理志劉聚周大夫劉子邑公羊曰劉者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水經注劉氏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即詩所謂江中鄭箋從毛亦無異說則留即劉信矣或云留子國漢屬彭城子房所封鄛注以爲宋邑左傳侵宋呂留即其地也安得指爲留子國乎

禋祀　實柴　槱燎

大宗伯祀天神禋祀實柴槱燎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愚謂禋從烟從火皆以烝得聲精意以享謂之禋燔燎升煙以達精意當在祭初天神之柴猶人鬼之祼郭景純注爾雅謂既祭而燎是宗廟亦當既祭而祼也可乎天神之樂六變地祇之樂八變人鬼之樂九變蓋奏樂以致其神而人鬼禮之以玉而祼鬯地祇禮之以玉而薦血天神禮之以玉而燎柴張說謂樂六變天神降降神以樂不以燔宜先祭後燔非通論也唐宋皆有燔玉宋元符初曾旼言先儒以爲實柴無玉槱燎無幣今祀眾星不用幣以此考典瑞玉人之職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實柴非無玉矣槱燎無幣恐或未然然圭璧以祀未聞以燔唐太和九年王起議禮神九玉蒼璧黃琮青珪赤璋白琥黑璜四圭兩圭圭璧各有二其一禮神一則燔焉宋治平四年詳定所言禮天以蒼璧燎亦如之議者欲以蒼璧禮天四圭從燎非也請皆用蒼璧元大德九年集議以爲鄭注或有玉帛未定之辭崔氏謂天子自奉玉帛牲體于柴上引詩圭璧既卒以爲燔玉蓋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藏之也禮無燔玉漢祠太乙胙餘皆燎之無玉晉燔牲幣亦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修舊禮乃云郊之有四圭猶廟之有圭瓚並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禮典瑞掌玉器之藏言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

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從之蓋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無煙又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座而已又云祀天之有煙柴猶祭地之瘞血宗廟之祼鬯歷代以來或先燔後祭或先祭後燔皆爲未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也祭終以會酒饌物及牲體燎於壇天子望燎柴用柏愚謂煙柴猶祼鬯廟先祼郊先燔昌爲而未允乎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以降神則崔氏之說亦非無據玉有瘞有沉故魯語曰不愛牲玉於神議者謂古無瘞玉失之牲玉同燔行於唐宋政和大德去玉留牲未爲得禮如謂禮無燔玉亦未聞有燔牲祭時積柴加牲其上馬融說也大戴禮割列禳瘞是爲五牲割制牲

列副辜禳而禳瘞瘞埋而燔無聞焉獨羊人釁積康成謂積積柴豈積柴實牲體獨用羊乎必不然矣積古文作眡仲師讀爲漬云漬軍器得之路史謂牛人祭祀共享牛求牛享以祀神求以降神一燔一祭其說雖巧未足憑也祭天特牲以少爲貴先燔後祭分而用之豈非臆說乎漢儀南郊焚犢北郊埋犢皆在壇南用犢左胖漢禮用頭唐宋因之先燔首後燔體蓋本之此祭終而燎乃牲幣耳後世遂以祭終之燎當祭初之燔非禮也祭初燔柴不燔牲漢郊見通權火蓋燔柴之遺法甘泉賦欽柴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壹舉洪願旗名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橫幽都南煬丹厓所謂通權火者如此古燔柴之禮未嘗亡也張晏曰

招繇神名一作皐搖如淳曰皐挈皐積柴於挈皐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其說近鑿顏師古不知漢之權火卽古之燔柴乃謂衆祠一時薦饗宜知早晚故以火爲之節度其說益陋矣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說文社肉盛以蜃故謂之脤春秋傳曰石尚來歸脤漢志作脤顏注云脤讀爲蜃公穀兩傳皆曰脤者俎實生曰脤生一作腥熟曰膰左傳受脤於社祀有執膰戎有受脤則脤爲社肉矣而昭十六年傳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似非指社杜預謂大夫奉君命攝祭於社皆臆說也大祭社歸肉于公孔疏乃云大夫奉君命攝祭於社皆臆說也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古者異姓聯兄弟雖甥舅之國亦以親兄弟之禮親之故孔疏以胙肉爲脤膰而掌蜃祭祀共蜃器亦非獨盛社肉則脤膰兼廟社互舉通稱審矣何休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豈其然穀梁子曰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

九儀之命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出爲子男康成謂未成國皆本王莽諸公一同侯伯一國子男一則之說愚謂則者則也芧土謂之則土見周書作雒篇子男出封賜則土也漢書敘坤作墜執高下九則故曰則土天問亦云地方九則則或作列不知者以意改之耳御覽引周書作列土一說則者制度也禮有九錫二十則車馬衣服樂爲一等皆與之物朱子納陛虎賁爲二等皆

與之則鉄鉞弓矢秬鬯爲三等皆與之物惟盛德始封得賜三等子男始封賜一等得有樂是爲四命受器器者樂器也後有功稍賜至二等是爲五命賜則六命賜官朱戶納陛爲則虎賁爲官而皆謂之則者蓋以二等有制度而無物也進爵爲伯是爲七命賜國復有功稍賜至三等弓矢以征斧鉞以殺進爵爲八命之牧秬鬯二卣禮於文武成王以賜周公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宣王以釐召虎進爵爲九命之伯毛傳云九命賜秬鬯是也昭十五年傳鑌鉞秬鬯文公受之崔氏謂晉未賜鉞不得專殺誤矣古者節以專殺後世持節督軍而以黃鉞非人臣之器故不輕假然揚干亂行魏絳用鉞大夫猶然況明主乎魯且賜郊豈徒秬鬯齊亦賜履非但斧鉞而皆謂之侯然則周爵不過侯歟一說公羊九錫之樂樂器一作樂則五命賜則者樂則也與命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故得具聲樂納陛者堂階之礎爲陛級以登朱戶者天子黃闥諸侯朱戶所謂宮室異則也大夫出封雖加一等爲五命未得賜則三年考績有功乃得賜焉魏晉至隋非受禪不加九錫儒者諱言其禮而白虎通以九錫分爲三即易之三錫非一時賜之也如秦之白起稍賜爵爲左庶長左更國尉大良造以至封侯爲上將軍蓋稍稍賜之與功大小相稱俾建功者勸而慕進者勤勞不倦故曰凡賞無常輕重眡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

號曰命諸侯各記所聞其說不一然賜必有功而非一時驟加
九錫則同也古者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大
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走天子虎賁八百人諸侯三
百人禮有等差以漸而降至大夫士亦得備承事而告奔走焉
故大夫出使虎賁從行禮也至漢而其禮尤重光武以賜東海
王彊虎賁旄頭擬於乘輿矣中山王焉就國虎賁官騎稱娖前
行詩曰申伯番番既入於謝徒御嘽嘽毛傳謂番番勇武貌諸
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嘽嘽者稱娖前行之象歟然則六命賜官
葢賜虎賁矣曹莒無大夫則六命或未有官臣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晉
士起大國上卿稱士
則小國無官臣可知

六瑞

玉作六瑞四方象鎮雙植象桓玉之體也直身象信古仲字曲身
象躬玉之形也粟文象穀藻文象蒲玉之彩也其琢飾則無聞
焉琢者覜聘之圭璧卿大夫執之以覜聘天子及聘問諸侯故
加琢飾以別之六瑞則不琢也故曰大圭不琢美其質也康成
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琢如其說則與覜聘之圭璧何以異
乎說者又謂覜聘之圭璧有圻鄂琢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也
不知桓信躬穀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琢飾之文故曰和氏
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
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非至美者也六瑞無琢飾者以此
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祀山川造賓客皆曰素
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畫繢之事是爲琢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

以此取名焉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孔疏云一圭之上環及宮室兩楹故曰雙楹象楹楹亭郵表也謂於亭郵之所立木爲二柱象道旁二水郎今之橋旁表柱諸侯葬用楹楹謂每一碑樹兩楹如淳曰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名曰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郎華表也愚謂古桓獻同音桓轉爲和猶獻轉爲莎說文桓作巙從玉獻聲讀爲桓以此禹貢和夷底績鄭注云和讀爲桓鄘道元云桓水以南爲和夷桓一作洹

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天燥而水生焉水陰德也天產作陰其色黑位於北至陰肅肅出乎天禮之法屬陰法不平則神傷神傷則濕濕則天不生水故以中禮防之地溼而火生焉火陽德也地產作陽其色赤位乎南至陽赫赫發乎地樂之聲屬陽聲不和則形暴形暴則燥燥則地不生火故以和樂防之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執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是故聖人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蓋天地之化合於坎離百物之產根於水火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則形神調而生理修出是神不病溼形不病燥而水火成既濟之功焉水流濕者天產而其形行乎地火就燥者地產而其神上乎天也氣由神生道由神成神備於心道備於形五禮六樂皆出乎身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故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中及萬靈鳳凰者陽之精也麒麟者陰之精也萬民百物者陰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衆祥具鬼神以此事萬民以此諸百物以此致矣蓋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神聖秉於道德以究其理故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聖人者出之於天收

之於地在天地若陰陽者杜燥溼以法義與時遷焉流分者陰
德天作之動登者陽德地作之靜者防之也此鶡冠子度萬泰錄二篇之說實與春官大宗伯
互相發明因竊取而合之云爾水生於燥故天有漢津神之在
天者也火生于濕故地有火井形之在地者也則天作陰地作
陽其理不益顯乎天產本乎地故水地爲比地產本乎天故天
火爲同人深於易者知之齊景公伐魯得東門無澤而問魯之
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冰厚五寸景公不知以問晏子晏子
曰寒溫節也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故曰形神
調而生理修月令仲冬行春令而水泉竭傷於濕也仲夏火王
欲靜無躁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
五日蓋以和樂防之古之法歟抑又聞之天不發其陰則萬物
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
物生有體立之在禮物成而克其樂雍雍故曰立於禮成於樂
荀爽曰陽動之坤而成坎坤者純陰故曰溼陰動之乾而成離
乾者純陽故曰燥其說似本鶡冠子天作陰者陽動之坤地作
陽者陰動之乾也月令仲夏用盛樂所謂以和樂防之又云止
聲色則成爐冶爐冶成則火興火生於溼亦以此莊子曰
水中有火大雨雷電而火生焉非所謂水中有火歟

〔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

周書曰天道尚右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地道尚左吉禮左還
順地以利本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
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然則小宗伯建神位
右社稷陰道也故秋殺於右左宗廟陽道也故春生於左何休

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此緯書之說豈其然乎詩云似續妣祖箋云似續如巳午之巳謂巳成其宮廟疏云古者似巳文同故於穆不巳師徒異讀子思論詩於穆不巳孟仲子曰於穆不巳廟在雉門外之左社在其右門當午則廟當巳社當未矣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故社位於未取似續之義故廟在於巳歟韓非子曰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此之謂也兆五帝於四郊兆說文作垗畔也爲四界祭其中是爲域外祀之垗典祀掌之守各有域周謂之垗秦謂之畤釋名曰祀巳也新氣生故氣巳也何休曰祀者無巳長久之辭此詩似續之義古祀與巳同又與似通易巳事遄往虞翻本巳作祀注云祀舊也古祀巳同信矣以與巳本同似與巳亦同右音也劉勰不知古音乃曰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古文祀作巳猶域作或倦作券何訛之有

四郊四望四類

宋元豐詳定局言漢儀縣邑常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巳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從其類也熙寧祀儀兆日東郊兆月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西北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也請稽舊禮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日如是則壇兆從其氣類祭辰從其星位仍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愚謂司民非星也劉歆星傳軒轅角有大民少民康成遂據以爲司民案軒轅后宮所居月犯之女主憂春秋元命苞曰熒惑守軒轅貴妾爭晉志云少民后宮

也大民太后宗也謂之司民可乎司民謂先民猶先齊也神農爲先民先民謂之司民猶先齊謂之司齊康成分爲二失之息田夫而祭司齊獻民數而祭司民大宗伯燔燎不及焉則司民非星審矣（潛夫論曰天地開闢有神帝皇有神民氏都於神民之邱一梁天監六年明山賓議曰舜日神皇氏然則司民蓋神民氏歟蓋本楚語路史乃謂古典望于山川春秋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徐勉議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而望祀不止岳瀆也至十二年詔更詳議朱异議曰望是不即之名凡遥祭者皆名爲望豈容局於星漢拘於海瀆請命司天有關水旱之義凡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爲允愚謂山川既包於四望而四望之外更有山川此明山賓所謂煩黷者也四望天神從祀於郊山川地祇附祭於社蓋山澤通氣實能降興上下之神與水火雷風爲乾坤六子故祀天祭地皆兼及焉後世以四望爲地祇失之矣先鄭謂山川道氣出入言氣出入於山川之竅其本在地而精神上屬乎天故六宗四望皆天神也日朝月夕風磔雨收謂之四類洪範庶徵日月風雨日月成歲風雨惟星既合於正復分於兆四類之爲用也大矣哉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則四類亦用此樂可知天神言祀則四望非地祇益信康成以爲即五嶽四鎮四竇豈其然乎或曰司民非星而天府職曰祭天之司民何也府曰天祿民曰天民神之也敬之也書云王司敬民賈誼曰受計之禮王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或曰

軒轅主后土之養氣而庇祐下民也故左角謂之少民見魏書志

正室皆謂之門子

公羊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其稱子者天子諒闇不得命公羊桓五父卒子未命也穀梁亦云未畢喪孤未得謂天子諒闇不得命公羊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稱仍叔之子者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亦云錄父以使子也父在子代仕之辭愚謂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曾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於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歟周書皇門篇曰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効忠於王室濟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及其後而世卿專政尹氏亂周非詒謀之不善也燕義有諸子宮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歟學之師氏掌之太子會同賓客作而從焉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先王教國子如此則知所以育門子亦如此昭穆之辨適孽之分職在小宗掌其政令而爲之司寇兼掌春官臧孫氏世居其職文仲後閔先僖而昭穆無辨武仲廢彌立紇而適孽不分則春秋門子不皆正室可知矣詩裳裳者華刺幽王弃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以爲其先人有禮於朝有功於國故先王使其子孫嗣之是時周召爲勳賢之裔尹姞爲禮法之家雖賤

族衰門豈無不肖而賢人君子亦多出於其中則先王教化使之然也晉悼公卽位善政畢舉而以育門子爲先且曰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悼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鎭靜者修之則先王之育門子者其遺風不可復追乎古大明堂之禮曰日中出南門見九侯門子則門子學於虎門矣管子曰國子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說者謂國子卽門子在家曰門在朝曰國雜記曰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尊其適象賢也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言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故曰商祖伊尹世世享商孟子所謂故國有世臣以此

卜葬兆甫竁

小宗伯卜葬兆甫竁注云鄭大夫讀竁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脆之脞脆七歲反舊作脞誤劉音清劣倉没二反字書無脞有膬今本或有作膬者則與劉音協矣沈云字林有脞音卒脞者半羊脂膬者耎易破案小爾雅壙謂之竁竁塡竁謂之封與鄭義合於文從穴毳聲讀依杜可也然鄭大夫讀爲穿亦非無據漢書王莽堀平共王母丁姬故冢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師古曰穿謂塘卽小爾雅所謂壙謂之竁水經注引漢書穿中作竁中則竁讀爲穿信矣許叔重曰穿通也竁穿地也文異義同仍讀依先鄭爲允漢書多古文往往亂於後人酈注所引蓋其舊也易不封不樹虞翻注云封古窆字然則竁古穿字歟宋郊祀歌月竁來賓則又讀爲窟矣竁與膬窟與骫音義同鄭注腐脆之膬誤爲脞當作膬

肆師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疏毛牲曰刲羽牲曰鬠雜記曩廟用羊及雞刲于屋中鬠于屋下康成謂鬠刲割牲以

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主聽告神欲其聽之此刲衈之正義也
小雅鴛刀以啟其毛祭義鸞刀以刲毛牛尚耳此所謂耳
旁毛取以告神與血並薦是爲衈康成見雜記用雞遂云羽牲
曰衈非也穀梁叩其鼻以衈社豈羽牲乎東山經曰祠毛用一
犬祈馳注云馳音餌以血涂祭爲馳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馳
社今本公羊作血社穀梁作衈社然則刲一作祈衈一作祈衈玉篇以牲告神欲
神聽之曰馳蓋兼取脣脊故耳從血用祈神聽故馳從申中山
經曰刲一牝羊獻血注云以血祭刲猶刲又曰祠毛用一雄雞
一牝豚刲注云刲亦割刺之名然則雞豚皆曰刲康成謂毛牲
曰刲亦非也案刲犬人職作幾康成謂肆師職故書祈爲幾杜
子春讀爲祈案幾說文作𢍏云以血有所刲涂祭也涂猶釁省

爲幾廣雅作𢍏云祭名楚人鬼而越人𢍏一作幾從示從鬼一也然則幾
幾𢍏三字通皆祭名也刲非祭名破幾爲刲又何說乎割牲曰
刲薦毛曰衈祭血曰幾三者相因其名易亂故正之衈周禮皆
作珥古文簡假借多釋名珥耳也言從人耳之在面旁也從申
從血後人所加故說文不載先鄭云珥以牲頭祭也存之以備
一說

四時大甸獵祭表貉

凡四時大甸獵祭表貉貉一作貊貊一作貉肆師爲位貉一作伯伯爲兵禱其
禮亡詩曰吉日惟戊音牡既伯既禱職救切毛傳曰伯馬祖也將用
其力故禱其祖說文引詩伯作禡應劭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
首故祭其先神也案校人職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

祭馬步明指四時之田因田而祭矣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害馬之神馬祖天駟房星或弭其災或祈其福或報其功合而言之曰四時之表貉肆師舉其凡校人詳其目也康成讀貉爲十百之百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孔穎達謂貊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則似貉非祭馬祖矣武王東觀兵上祭於畢蘇竟曰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說者謂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然則表貉蓋祭畢歟唐禮禡祀軒轅氏或曰祭蚩尤世本曰蚩尤作兵大戴禮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何兵之能作案蚩尤冢在東郡壽張闕鄉常十月祀之有氣出如絳號蚩尤旗而山陽鉅野有肩髀冢云蚩尤死而別葬焉其說甚誕漢禮於武庫祭蚩尤非表貉也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祭謂之禡蓋立牙爲表所謂表貉是歟大司馬春蒐冬閱有師表貉於陳前即漢之貙劉斬牲之禮貙與貉皆獸也田曰于貉祭曰表貉似謂取禽既斬牲即立馬不用命者視此斬牲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獲禽曰馬祭表曰禡漢亦有乘之之名似言尚武然貙劉一作膮膢膮膢者食新也蘇林曰膢祭名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於是日出獵還祭宗廟故曰貙膢而禡轉爲伯伯轉爲貉字滋益多莫知其說小雅吉日美宣王田則禱禮存焉毛公大儒鄭箋從之田祭馬祖又何所疑軒轅與畢皆兵禱歟近有講音學者見吉日戊協禱遂謂戊古音耄不知文焉知音禱一作禂皆從元以周壽得聲平呼若周去呼若呪正與戊協詁訓兼音義祭以

剛日戊之日剛其義也戊之言牡馬必乘牡其音也毛傳所謂
維戊順類乘牡者以此且牽與牡右音逼何必強爲之辨乎說文
云禂禱牲馬祭也從示
周聲詩曰既禂既禡

鬱人掌祼器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獻之屬莫重于祼祼之言觀也易之觀卦於此取名凡祼事鬱
人沃盥故祼一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詩曰顒顒卬
卬如圭如璋圭璋祼玉顒顒温貌卬卬盛貌祼之儀也君有君
之儀臣有臣之儀君祼以圭瓚臣助之亞祼以琥瓚詩曰濟濟
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
也峩峩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鬱人詔祼將之儀者以此宋人
之亨也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魯人之祼也祫周公
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歟既祼而往不欲觀者始則恭恪後
稍慢怠也大亨有祼賓之禮易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上公王禮再祼侯伯子男王禮壹祼洛誥祼於大室而曰
王賓則賓于王者惟祼禮爲盛君子於此觀威儀省禍福焉祼
之節則亡矣其畧有三實鬱鬯於六彝爲祼之初節播芬芳於
二瓚爲祼之中節達臭陰於淵泉爲祼之終節是爲三節名曰
肆獻祼肆者肆師築而鬻鬱人實而陳祼者小宗奉而授小宰
贊而行獻者獻於尸奠於神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大祝令
鍾鼓肆師誅怠慢其實容則大宗攝酌獻王親拜送云詩曰朋
友攸攝攝以威儀言助祭之臣相攝佐以威儀之事然則鬱人
詔儀節者攝以威儀也威儀攝而警聞威儀喪而腥聞殷以此

滅周以此興於呼奈何弗欽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罩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罩之卒爵而飲之

鬱人受罩歷而皆飲之（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非也量人掌俎實制脯燔故曰宰祭郊特牲饋食祝酌奠奠於鉶南是時也天子奠罩諸侯奠角及尸入主人拜妥尸尸執奠祝饗是爲舉罩角主人拜如初大夫士之祭則方饋食之始天子諸侯之祭則在坐尸於堂之後迎尸入室之初鬱人受舉罩之卒爵而飲之正當其節非也尸執奠而不飲雖舉罩而實未嘗卒爵也及加爵行尸爵止而後上嗣舉而卒爵焉且是時皇尸未食朝獻未行而先獻鬱人量人其不然也必矣故康成破罩爲嘏謂王飲尸尸嘏王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特牲主人受嘏出寫爵於房還而獻祝故曰出房時謂當獻祝時其說近之祭或無尸未聞無祝故天子有大祝而佐食無間尸神象也祝相尸佐食助之三者事相成尸之嘏王也必先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乃執以嘏主三者亦相成則有祝不可無佐食也故先獻尸次獻祝次獻佐食者以此且佐食一名利利者養也祭告利成養之成也佐食之功君子報之其人雖微先卿而獻然則鬱人量人蓋天子之佐食歟抑制從獻之脯醢詔祼將之儀節其事與佐食有辟遂次佐食而獻之歟詩卷阿箋云王之祭祀擇賢者爲尸豫撰几擇佐食尸之人也祝贊道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實筵箋云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是天子必有

佐食矣賈公彥乃云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祝及佐食之事此何所見而云然乎愚謂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鬱人量人宜在羣有司之列特牲謂之私臣少牢謂之私人舉觶者舉觶也所謂賓一人舉觶於尸卒爵者所謂升受下飲卒爵升酌歷而皆飲之者所謂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也位門東北面其獻有薦脊禮曰奠觶或作觛注云古文觛皆爲觶詩曰奠斝皆爵也奠斝猶奠觶則舉斝猶舉觶矣有司徹注云古文觶皆爲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則古觶爵通名周曰爵殷曰斝斝先王之爵天子用以獻酬諸侯以下用觶也

鬯人　共其釁鬯

古熏字多作釁鬯釁人釁鬯釁大祝隋釁女巫釁浴皆當讀爲熏案齊語三釁三浴韋注云釁或爲熏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釁以犧猳風俗通引之作熏以荏菉劉昭亦以此注後漢志矣漢書豫讓釁面吞炭顏注云釁熏也以毒藥熏之是古熏多作釁之明文也王度記曰天子以鬯諸侯以熏鬯爲香艸香艸曰熏熏之言釁也女巫釁浴注云釁浴以香薰藥草沐浴則康成亦讀釁爲熏矣（說文釁從分得聲故釁讀爲門釁讀爲熏）王制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資猶齎也少牢資黍注云資今文作齎外府幣齎先鄭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作資後鄭云齎資同耳其字從貝以齊次爲聲掌皮財齎注云子人以物曰齎今詔書或曰齎計吏然則資鬯者謂齎以遺之蘇秦之至趙也燕文侯齎以車馬金帛蜀守文翁以刀布齎計吏而遺博士

淮南王上書亦云資衣糧入越地古齎資通信矣爲鬱者有器與官使其官槃鬱白以栝杵以梧柏香桐潔擣而煮之爲鬱鬱有鬱圭則諸侯亦有鬱人也資鬱者無器故無官天子齋遺之而不自爲焉故曰諸侯以黍黍即鬱明甚說者謂未賜圭瓚故不以鬱而以黍吾不知黍爲何物也喪禮有浴無鬱浴謂之溳溳以鬱斂以玉摩莎鬱卿以出其香沙除舀琢以流其汁故曰大溳溳在斂初先溳後斂蓋兼用玉鬱矣設斗沃尸不以酒小宗伯因鬱連言秬耳鬱人溳共肆器大祝以肆鬱溳尸典瑞裸圭以肆則所謂肆器者非玉器而何康成以肆器爲大盤非鬱人之所當共也古無鬱尸之禮故先鄭破鬱爲徽徽言美黍言香兩讀皆通從黍爲允未築未煮曰鬱已築已煮曰鬱漢斂以玉匣古之制也珠襦金縷失之侈矣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救其僭也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是可忍孰不可忍說者譬之暴骸中原不亦陋乎仲梁懷曰改玉改步猶晉文請隧而王弗許曰大物其未可改也霸主尚不敢改玉改行而況若季氏之么麽者哉案說文若從艸君聲讀若威是威有君聲也故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又案呂氏春秋殷皆作鄠是鄠有殷聲也故曰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親鄠如夏親鄠者親殷也威讀爲君鄠讀爲殷故徽亦讀爲熏先鄭破鬱爲徽以此高誘曰鄠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曰衣中庸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有衣姓者殷之胄歟愚謂古文殪作壹方言殷作衣壹戎衣者殪戎殷也說者謂壹著戎衣誤矣古威與震通見詩長發鄭箋易革卦上六象辭君協蔚其音若威采芑卒章威協猋其音若君是威與君古音同也說文齊人謂靁爲霣讀若云詩曰嚮嚮痻痻如霆如靁靁音云顯允

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威音君說苑正諫篇曰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亡資讀爲齊與迷協此古音也

司尊彝饋獻用兩壺尊

秋嘗冬烝饋獻用壺尊饋獻者饋食之獻當薦熟時於是后薦豆籩而獻以壺焉楊子太元曰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注云壺禮也婦承姑事猶洗濯而以塗愚謂婦承之姑者婦饋食於姑猶后薦豆籩於廟而獻以壺尊故其測曰家無壺無以相承也其義本易睽之上九曰先張之弧後說之壺古說與設通虞翻云猶置也離上與兌三陰陽相應而家道睽乖故先疑後釋張弧者拒之如外寇三至五象坎爲盜設壺者禮之若內賓壺誤爲弧失其義矣壺者家之禮法故家無壺婦無以承姑妻無以事夫上九六三婚媾之象始以爲寇也故先張之弧非寇乃婚媾也故後設之壺古易皆作壺壺尊也昏禮設尊於室爲內尊又尊于房戶東爲外尊此之謂設壺大射儀兩壺獻酒獻讀爲莎是壺尊亦盛鬱矣後世以三酒實壺尊失之諸臣之所酢皆有罍小罍謂之坎故坎之六四有貳用缶之象缶卽罌也禮器門外缶門內壺說者謂壺缶皆飲諸臣貴者以壺賤者以缶燕禮者用壺卿大夫方而士圜焉古者貴賤不嫌同名饋獻之壺其最貴者乎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脅飾三禮圖曰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頭高五寸大中身兌下赤漆中上加青雲氣

四時之間祀

司尊彝四時之間祀鄭司農謂禘祫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非

也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名曰殷祭而以間祀當之可乎後漢孝明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有司奏言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如孝文祫祭於高廟故事間祭悉還更衣續漢書曰禘之爲諦祫之爲合合諦審昭穆合食於祖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粢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間祀卽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光武廟之別室也東京廟制異室同堂合祭於堂是爲正殿間祀於室是爲便殿便殿爲更衣則間祀非正祭矣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季春薦鮪孟夏嘗麥仲夏嘗黍羞含桃孟秋嘗穀仲秋嘗稻季秋嘗麻季冬嘗魚禮運十二月蜡賓皆間祀也非正日間歲殷祭之外有間穀正色之外有間色正祭之外有間祀一也康成以追享爲請禘朝享爲月祭故遂以二者爲間祀間祀也追享也朝享也判然爲三安可合爲二哉西京舊制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廟便殿歲四祠則便殿乃時祭也與東京不同而間祀皆於陵寢諸儒以爲非禮而罷之陵寢雖非古間祀之禮本於春官其不可罷也審矣

鬱齊獻酌　凡酒修酌

鬱齊獻酌（注獻讀爲儀）

鬱齊獻酌郊特牲汁獻泲於醆（醆酒注云泲秬鬯以醆酒獻讀爲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中有鬱和以鬯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獻愚案獻酌獻尊皆讀爲莎（素何反）似非聲誤獻一作犧毛傳云犧尊有沙飾也沙莎同謂刻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

然鄭仲師亦云飾以翡翠而雞彝鳥彝皆刻畫爲雞鳳之形是尊彝同飾矣然鬱齊獻酌盛之以尊是爲獻尊似非以飾得名康成謂獻尊酌醴而不和鬱豈其然乎鬱人詔祼將之儀故仲師讀獻爲儀亦非無據後之學者信其所不可信疑其所不必疑犧讀莎獻讀儀（音俄）觀之書其文通（大誥民獻有十夫大傳民儀有十夫古獻儀通王莽作大誥合而用之曰民獻儀九萬夫）考之詩其音協（小雅儀協莪魯頌犧協多稽）之禮其義愜學者猶疑之而魏太和中掘地得尊如牛象遂目爲古犧尊實未敢信以爲然也醴齊縮酌縮酌用茅注云醴齊和以事酒沛之以茅縮去其滓詩曰伐木所所釃酒有藇毛傳云所所沛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滀滀酋也酋古縮字是爲縮酌古文所與許遍漢疏廣傳數問金餘尚有幾所注云幾所猶幾許故所所一作許許說者謂許許邪許聲案邪許一作邪軒一作噓唶一作輿謣邪許見淮南子邪軒見文子噓唶見劉子輿謣見呂氏春秋一也）挽車者唱邪軒牽石掩舟者歌噓唶舉大木者呼輿謣皆勸力之歌前呼而後應乃舉木非伐木也所者削柿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從斤晉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是爲削柿說文依毛傳而云所所伐木聲遠聞其聲近見其貌傳言貌者以伐木之柿與縮酒之茅若作邪許何所取義且以伐爲舉是改詩辭先儒訓詁斷不可易信矣凡酒脩酌康成讀脩爲滌滌與滌通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愚謂廟用脩故曰脩酌猶朝踐用獻尊故曰獻酌不必破爲滌也陸佃云脩爵名荀子曰脩爵無數孔疏云脩爵無算爵蓋所謂凡酒獻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典瑞祼

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則祼一事有三名肆者實而陳之祼者將而行之獻者奉而進之實以彝祼之陳將以瓚祼之行獻以爵祼之成祼禮始於肆成於獻故曰肆獻祼祼當朝踐用兩獻尊名曰獻酌則獻尊酌鬱齊又何疑瓚如盤其柄圭尺有朱中央龍頭鼻口有流前注蓋用以行酒尊以酌之二寸黃金勺青金外瓚以行之爵以獻之六彝陳而不行二瓚行而不獻一說脩猶

漫士虞記明齊漫酒言以明水漫之貴新之義脩當作滌內則注秦人漫曰滌滌與滌古音通說文皆從水以脩條得聲條狠氏條讀爲滌滌本音條故不言誤帝牛在滌滌謂之漫通作趮趮者養牢中故注云漫除是滌讀爲漫矣漢周亞夫封條侯功臣表作脩師古曰脩讀爲條條是脩條通而滌滌亦通也秦人曰滌齊人曰滌儀禮曰漫三者音義同酌以尊獻以爵司尊彝及鬯人不言酒但言尊集韻卣或作脩康成讀脩爲卣者以此禮器賤者獻以散特牲利洗散獻於尸則散似爵名康成以爲漆尊亦必有本矣圭瓚以行酒王制注云鬯爵或未之前聞周有獻尊又有獻豆摩莎疏刻兩義相兼犧獻同聲齊人之語不其言乎祭義言朝事膷薌光以報氣饋食加鬱鬯以報魄則知鬱齊不獨用之於祼也且云膷以侠甒以鬱鬯侠甒謂兩甒即朝踐之兩大尊明大尊亦和鬱矣大射禮尊于大侯之東北兩壺獻酒獻酒者鬱齊也祭侯以鬱神之然則神尊皆酌鬱歟鄭司農云鬱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許叔重亦云十葉爲貫百廾貫築以煮之爲鬱其文從鬯彡其飾也明鬯皆和鬱而廠爲飲器中有鬯酒又以持之則鬯廠非圭瓚明矣周語鬱人薦鬯犧人

鬯醴蓋陳之爲犧尊和之爲犧酌鬯之爲犧人王卽齋宮祼鬯
饗醴以自香潔然則犧人不和鬯者皆凡酒也應劭曰鬯芳草
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或說今鬱金香漢郊祀歌一章曰
尊桂酒賓八鄉芳灼曰尊大尊也元帝時太宰丞李元記曰以
水漬桂爲大尊酒其十二章曰百木百酒布蘭生師古曰百木
百華之末也以之雜酒故香且美說苑曰天子以鬯爲贊鬯者
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然則鬯
者合釀百草之華以祀天祭地非獨用之宗廟也

漢軍生員樊封校